婦女共鳴

第五卷
第五期


無敵牌
潔白牙膏
牙齒黃暗用此最效
凡購牙膏一支
即有可得價值
貳仟元
之希望
各埠均有出售
請注意牙膏管
內有小玻璃
管附券
庭家工藝社出品
上海南京路三〇七號

周評話

紀念五月

石音

五月何月？是帝國主義者以血腥的屠殺和條約的鎖鍊來宰制壓迫弱小民族的月份，同時也是被壓迫者起來作英勇的反抗的月份。在這一月所有的紀念日中，除了『五一』之外，幾於無一不爲日本帝國主義者所造成，幾於無一不充滿了日帝對中國所加的恥辱與壓迫。『五三』是日本帝國主義者藉口保僑出兵濟南慘殺中國民衆和外交官的紀念日。『五四』是北京愛國學生反對日帝侵略、打倒賣國賊曹陸章的紀念日。『五七』和『九九』是日帝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和袁賊予以承認的紀念日。『五五』是撤退上海中國駐軍的上海停戰協定簽訂的紀念日。『五二九』是斷送平津的何梅協定提出的紀念日。『五卅』是日帝屠殺中國工人造成南京路慘案的紀念日。『五卅一』是斷送冀東及長城各口的塘沽協定成立的紀念日。總括一句：五月是中華民族飽受異族蹂躪的月份，除出喪心病狂的漢奸之外，決沒有人能忘記這些慘痛的往事以及由此連帶而來的我們的切骨之仇——日本。

然而，懷仇不忘是不夠的，尤其是在敵人的刺刀已經深入我們腹心的現在。我們應立即奮起，堅固團結，繼承『五四』『五卅』前賢戰鬥的精神，一致向我們的最大敵人的陣營前進，用鐵和血掃蕩『五三』以至『五卅一』的一切恥辱，爭取中華民族澈底的解放！

第五卷 第五期

每月評話
紀念五月……石音
憲草公佈……石聲
悼胡漢民先生……草秋
蘇聯獎勵生育……古然
統一陣綫女性文化人……碧雲
婦女對未來世界大戰應有的認識……李蘅
半世紀以來婦女的變遷……謝園
蘇俄的戀愛生活……夏沙
靑年時代的日本婦女……丁蘭燈
論解放奴婢（下）……靜非
感恩月（漫畫）……幻
史料
英國婦運史略……周封譯
婦女消息……
小島民族的生活（寫生活）……芸娥
文藝
機台（短篇小說）……落葉
招魂（詩）……長庚
玄武湖閑寫（隨筆）……紅葉
愛香的故事（短篇小說）……乃化
繅絲女（詩）……長庚
婚門的詩親（長篇創作）……牛春野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出版

— 1

憲草公佈

石音

喧騰三載、曾為一部份人論爭焦點的憲法草案，已於五月一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五月五日由國民政府明令公佈了。

草案全文共一百四十八條，內分總綱，人民之權利義務，國民大會，中央政府，地方制度，國民經濟，教育，和憲法之施行及修正等八章。包羅萬象，應有盡有。然謂如此便能跻上法治的大道，民從今而後即獲堅強的保障，那又未免太膚淺而忽視事實。民元時代我們有的是臨時約法，民二時代我們有的是天壇憲草，民五、民十二時代，我們未嘗沒有所謂中華民國約法和憲法，甚至現在，我們也依然有訓政時期約法。然而事實如何？袁曹之毀法虐民，借憲自私，固不必說，即以最近而論，『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而大小漢奸，卻得依各人權力地位之大小，任意將此整個或零星的出賣。『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執行逮捕或拘禁之機關，至遲應于二十四小時內移送審判機關審問』，而純潔愛國的青年，卻經年累月的被囚于警備或公安機關而不為移送，甚至病殆不准保釋而死亡。『人民除現役軍人外，非依法律，不受軍事審判』，而最近北平學生，卻大批被幽禁於陸軍監獄而受『隊長』『團長』的審訊。『人民有請願之權』，而去年各地學生之赴京請願，卻遭當局千方百計的『勸阻』。一言以蔽之，暴力橫行海內，民權被摧殘殆盡。然則憲法云云，究何有於我小民？

雖然如此，我們仍願以最善意的態度，向最光明的看去，即假定此次憲草真如得意的政論家所云『劃時代』的產物，『政府究竟有無誠信，須靜待憲政實施後之證明』，無奈草案本身，已顯露可悲的朕兆，將不待實施而後明。憲草第二十五條規定：『凡限制人民自由或權利之法律，以保障國家、避免緊急危難、維持社會秩序、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需者為限』。這一句輕描淡寫的條文，不啻已代虐政者立下了無限制的壓迫權行使之藉口，而把第二章內狹至無可再狹的民權削減無遺。過去沒有這一規定，為政者尚且以危害民國而擅自逮捕殺害稍具政治信仰的人民，尚且藉口維持治安摧殘壓迫秩序非然的民運，今獲此一國大法的保障，則民權前途之將更不堪問聞，當屬可想而知。

歷史的教訓鮮活在腦中，臯臯的條文躍然在紙上，此次憲草將不復蹈覆轍而成為一張白底黑字的廢紙麼？我們殊不敢作肯定的答復。

悼胡漢民先生

秋草

公理泯滅，天禍中國，『九一八』以來主張抗日最烈的領袖之一胡展堂先生，突於本月十二日在廣州溘然長逝了。這是多難中國不可挽回的損失，凡屬愛國的民衆，無不感受到眞誠的深切的悲痛。

回憶先生自二十年離京返港、隱居妙高台畔以來，雖以在野之身，仍念念不忘於國難的解除。當瀋變作後日內瓦路綫被奉為聖明的時候，獨先生挺身而起，痛指依賴政策的不當：同時力主武裝抗日，收復失地。二十一年五月黃郛北上，塘沽協定甚囂塵上之際，先生復率同志，大聲疾呼，宣言以全力反對任何斷送主權的城下之盟之簽訂。其後江河日下，認敵作友的局面以定，而先生義憤填膺，抗議指陳，亦更不遺餘力。其在另一方面，則淞滬十九路軍抗日之役，以及察哈爾同盟軍抗日之役，先生均為竭盡所能，在精神上道德上為直接間接聲援的最有力的人物。綜先生在日言行，無一不發乎愛國愛民的至誠，而其對于國是的主張，又始終站在抗日救亡，自力收復失地的一貫的正確的基點。在香港如此，在國外如此，此次海外歸來，也依然如此。誠如先生所云，『絕不以時地之轉移而有所變更』，更非祿位權利所能壓其志；堅貞剛毅，可共天日；其謀國之忠，愛時之深，絕非一般賣身求榮或權化主義的黨人所能比擬于萬一。

先生畢生盡瘁革命，功績照然，而其對於男女平等的提倡，實亦為不可磨滅的一端。當先生在立法院長任內，曾以快刀斬亂麻手段，廢除不平等的民律及舊刑法，在短促的三年內，制定現行民法親屬、繼承各編及現行刑法以前的刑法。中國婦女在法律上取得繼承權，實自先生長立院時代始。

喪失一愛國的領袖，國家即失去一分救亡的動力，喪失一平等精神的先進，婦女即延緩一步解放的成功，故先生的仙逝，使我們不禁為中國前途哭，更不禁為婦女本身前途哭。

* * * *

蘇聯獎勵生育

古然

四月二十九日上海各報載有路透社莫斯科電訊一則，謂蘇聯新婚姻法起艸委員會發表報告，表示新法中將規定：(一)離婚稅，(二)獨身稅，(三)家庭津貼，(四)除在醫院者外，禁止以醫藥方法避孕等數事。

天有好生之德；無論那一個民族，都有競存的慾望和權利，而當民族有遭受自然淘汰或他族人口壓迫的時候，更有競存的必要。蘇聯近年來雖因放棄世界革命，埋頭于一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政策而緩和了國際間對它的仇視與進攻，然而納粹的西鄰和法西斯的東鄰，却始終劍拔弩張，針對着它靜待時機的到來。蘇聯爲保衞自國民族的生存永續，自不得不於軍事上作自衞戰爭的準備之外，更進而從事于繁殖人口的百年大計。所以，我們對于蘇聯獎勵生育的動機，是完全表示同情的。

一個國家爲了自國民族的生存延續，或更確切些說爲了防禦他族進攻壓迫而實施獎勵生育，在動機上固屬無可非議，但這裏絕非包括不擇手段的遂行。換句話說，獎勵生育的方法，是儘有值得考慮的餘地的。德意將婦女逐出職業，驅回家庭之所以受人鄙棄和反對，一半雖由於帝國主義野心家旨在令婦女趕造炮灰以充侵略殖民地的動機之不正，另一半也未始不是爲了拿婦女做犧牲品的方策之錯誤與卑劣。蘇聯以嶄新的社會主義的先鋒出現於世界舞台，其所以能一帆風順由劇烈的破壞而迅速走上建設的道路，博得廣大人羣的讚譽與信仰，無非爲其能身體力行社會主義的社會方策，而非掛羊頭賣狗肉的根本欺騙或朝秦暮楚的一時眩耀。但所謂社會主義的社會方策，應含有婚姻絕對自由，以及婦女生理心理之完全解放兩原則，申言之，其對於結婚離婚問題，至少須採不干涉主義，對婦女生理心理上的解放，至少不予以阻遏。這是一個自命爲社會主義的國家所應具備的最底限度的態度，也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和資本主義國家所由辨別的鴻溝。今蘇聯竟將以禁止離婚和避孕間，豈非與前述原則背道而馳？

爲了目的不擇手段，雖爲蘇聯歷史上的重要特點，然而一個國家終不能因某種政治目標而自毀其所由建樹的根本立場，何況取締離婚等等究竟是否爲人口繁殖的唯一靈丹，還屬大有疑問。



論壇

統一陣綫，女性文化人！

碧雲

目前的中國民族已臨到生死存亡最緊急的關頭了！敵人的侵略現在更是得寸進尺地向各方面加速着步伐，在華南，不斷運用武器金錢收買漢奸匪徒企圖製造閩省的僞自治，在華北，日益加强其軍事政治經濟等各方面之支配和侵略。最近東京會議，天津日武官會議等，都在在足以證明敵人的侵略，現在是更加開展，中國民族危機已達到空前未有的境地。

在如此危迫的情勢之下，擺在我們面前，無疑的是祇有兩條路：即不是屈服投降做任人宰割的亡國奴，便祇有一致奮起，作英勇的抗戰。實際上全國民衆除漢奸而外，已經誰都願意用神聖的民族自衛抗戰來答覆敵人兇猛的侵略和奴役了。

然而在目前要走抗戰的道路，我們就必須要認淸在内外敵人壓迫之下，團結全國不願做亡國奴的各階層，造成强固的全國人民統一陣綫是極端必要的，因爲祇有在統一陣綫强固的基礎上，我們才有力量掃除國内的漢奸，才足以擊退國外的兇惡的敵人。

實際上，統一陣線的戰略，在國際方面已經獲得很好的效果了！例如最近法國左派人民陣線在這次衆議院選舉中獲得了巨大的勝利。西班牙勞苦大衆因和中小階級知識分子結成了統一的人民陣線，終於使國内最跋扈的法西斯勢力日益沒落等，都足以證明想抵抗國内外的敵人，祇有結成廣泛而堅固的人民統一陣綫才能達到目的，才能貫澈自己的要求。

但整個的民族統一陣綫應如何去締結呢？我們認爲那必須從民族中間各分野，即以各種羣集爲單位來開始團結和鞏固不可。

當然，女性文化人無疑地也是民族陣線中一分野，是整個文化陣線中的一支隊。但在我們這一分野中，實際情形如何呢？假使我們認眞來檢閲一下自己陣容的話，那就不難察出自己的陣線是如何的散漫、薄弱、與各自爲戰了。

實在，在目前，我們女性文化人方面，還沒有組成一個統一的陣線，大家的步驟還未能一致，彼此間還蘊蓄着不少的矛盾與隔核。雖然一般的說來，在思想較爲前進的女性文化人當中，因政治見解的一致，目標相同而不應當有什麽分歧了，然而因爲有一部分人的意識中，還殘留着傳統的習性，和個人主義的成分，以致直到目前爲止，在前進的女性文化人中，仍未能堅固地團結起來。

然而，在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今日，我們不能不在這裏大聲疾呼，要求在女性文化人方面，趕快團結起來，統一自己的陣線了。因爲目前極端嚴重的客觀情勢，已經不容許我們再鬧什麽個人主義的脾氣和因些小細故而作意氣上的爭鬥了。在現實的情勢之下，只要大家在思想上沒有根本的不同，在政治觀點上沒有多大的歧異，我們認爲在目前都應當在挽救民族淪亡這一前提之下一致團結起來，在抗敵反漢奸這一緊急任務之前，迅速結成堅固的統一陣線。

我們應當明確的理解，在我們女性文化人這一分野裏，只有大家放棄一切成見，強固的團結起來，才能發生巨大的力量，祇有統一自己的陣線，像一個人一樣的去執行當前的戰鬥任務，然後才能有解放自身和解放民族的勝利把握。

起來——女性文化人！大家一致團結起來，統一自己的陣線，我們要使自己這一戰野成爲整個民族文化陣線中最有戰鬥力的一翼！

本刊五卷四期

要目

每月評話

- 空穴來風的中蘇密約
- 戰爭空氣與戰爭煙幕
- 母教比賽
- 贊成節育
- 『把全中國抱攏來』

非常時期的婦運路線
國民大會代表問題之檢討
哲人詩人眼中的女人
職業婦女的厄運及其解脫
爲嫁後姓名請教陳衡哲女士
婦女的事業——政治
橄欖

石音　所非　秋草　古然　碧棐　祉英　沈徵英　怡貝　雲兒　明珠譯　易亞王

男女關係的輪迴（漫畫）　幻
史料　英國婦運史略　聞劍譯
婦女消息
當我在最高學府的東南（實生活）　江一葉

文藝

姨婆（短篇小說）　落葉
河浜（詩）　乃化
逼死（短篇小說）　張苑青
媽媽（詩）　心月
殊途同歸（漫畫）　幻
奮鬪的母親（長篇創作）　牛春野

民國二十五年四月二十日出版

婦女對未來世界大戰應有的認識

李華

在目前掠奪和反抗的戰爭煙雲，簡直瀰漫全世界的天空了！不論在人們的嘴上、書本裏、雜誌和新聞紙上、電影和播音上，都異常明顯地强調了戰爭的煽動和描寫，討論與預言。

然而當這世界二次大屠殺，有立即爆發可能的一九三六年，當和平陣線與侵略陣線的鬥爭正在日益尖銳化的今日，站在戰爭危機門限上的我們婦女，應當怎樣來認識這一不可避免的戰爭呢？換句話說，在未來戰爭爆發的時候，我們婦女究竟應當取着什麼態度與行動呢？這實在是目前一個極有重要意義而必須加以詳細探討的問題。

我們首先應當理解，婦女們在戰時的地位，是異常重要的。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我們婦女的地位是越發重要，這重要性，一般的表現在婦女對於社會的任務上，以及各部門的生產勞動的關係上。

在平時，尤其是在世界經濟恐慌陷入特種蕭條的現階段，失業羣更形增多，社會危機愈益深化，統治者和一切幫閑的學者們，爲着緩和社會革命和他們自身的沒落厄運，總是用種種的陰謀和詭計，企圖把婦女從各種職業部門趕回家庭去。一切幫閑的學者們，這時更製造出許多似是而非的理論，如什麼『賢妻良母主義』，『管家和育兒是婦女們的天職』等等，雖然他們所揑造的理由——說社會上失業的人數太多，婦女們應當把社會職業讓給男子們；婦女們因生理的機構不同，先天上的缺陷與體質薄弱，不適宜於社會職業勞動；管理家務，做賢妻良母養育兒童等才是婦女們的天職。同時他們又認爲，如果家庭中乏人照料，兒童失於教養，勢必直接使家庭陷于破壞，而間接上亦影響到國家社會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表面上似乎很動聽，然而實質上這些都不過是蒙蔽真理，欺騙婦女大衆，幫助統治階級的剜肉補瘡政策之無恥爛言。實際上，這種陳腐的爛言，已用不着我們從理論方面詳加檢討了，只要我們去審視一下過去的史實和目前因戰爭危機逼近、婦女的狀況亦隨客觀的情勢迅速改變的事實，已可確斷婦女們決不能安居家庭，在未來的大戰中，婦女們將不可避免地要走出家庭，直接或間接地參加戰爭了。

在戰爭未爆發之前，儘管統治者爲着騰出職業的地位，遞補男子以減少失業率，而把婦女驅回家庭，爲準備未來戰爭後備軍，而要婦女們回家去多多生育，替他們多製造炮灰，但這些都不過是他們一時的政策。一旦戰爭爆發，他們就要重新動員婦女，把婦女從家庭拉入社會各種職業勞動的領域了。因爲現代的戰爭，是要『國力戰化』的，帝國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爲着在掠奪戰爭中取得勝利，他們必然實行全國男女老幼的總動員，因爲大部分的男子都被迫開上前線，一切後防的工作：如防毒的設備，軍用品的製造，以及其他的產業部門，都必然需要大量婦女的參加。因爲戰時吸取婦女們廣汎的勞動力，這差不多已成爲戰爭的重要前提了。所以一到戰時，被趕回家的婦女們，將重新被驅逐出來，『婦女勞動限制法』，必定變成一張廢紙。並且我們相信：戰時的婦女勞動不論在輕工業和重工業或任何其他的領域內，婦女都將佔着極端重要的地位。

戰爭既必然促進婦女跑出家庭、充當各部門的職員和生產的勞動者，這就說明婦女們已間接參加戰爭的活動了。更進一步說，婦女們將直接參加世界第二次大戰，這也是很有可能的事。如果戰爭稍微延長一下，那婦女們將不可避免地也和男子一樣被國家强行征調到前線上去塡塞砲口。

實際上，婦女們將被强迫直接參加第二次大戰，已經有事實作爲佐證了，例如在日本，愛媛縣國防婦女會的會員，竟達二十萬人之多，且將變成有組織的娘子軍，現在正積極訓練，準備參加作戰。在波蘭，不久以前他們政府所頒佈的命令，凡十九歲到四十五歲的婦女，得强制服役補助軍務，這軍務的大綱是，通訊、防毒、防火、運輸等等，以及其他帝國主義列强所計劃的怎樣在戰時動員婦女當作補助軍後備軍等等事實，都足以證明。

婦女們既然擺脫不了戰爭，在未來的大戰中，婦女們既必然地被動員，直接間接地去參加戰爭，那末，未來大戰將動員婦女至何種程度？未來大戰將賜給婦女一些什麽？婦女在未來的大戰中，應當取什麽態度？採怎樣的行動？要正確的預言和解答上列的問題，那我們就不能不回顧一下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情形，和它所賜給我們的教訓。

我們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各帝國主義列强，爲着戰爭勝利，是曾經動員了千百萬的婦女參加各種工作領域與生產部門的。英帝國主義者在戰爭的初期，就動員

了幾乎佔全國職工總數百分之三十的婦女參加各種生產勞動，到了戰爭的末期，替代男子的女工，竟佔婦女職工總數百分之九十。至於其他非生產領域，如警察、消防、看護、救護等各部門，也大多數由婦女担任。甚至貴族婦女也有許多參加了戰時的工作。當然，法國婦女也不能例外，法帝國主義者，不但把各種技術工作强迫婦女們担任，就連軍事間諜的工作，也驅誘着婦女去充當。在產業方面，婦女勞動者，竟佔有全國職工總數百分之三十五，比較戰前的女工總數竟增加二分之一。德帝國主義更是戰時動員婦女最厲害的國家，女工竟佔全國職工總數百分之五十，至於其他非產業的部門，其百分之八十，也是由婦女們担任。

當然，在這次大戰中，婦女們在肉體所遭受的摧殘，在精神上所獲得的苦痛，都是非常之巨大的！伊們像牛馬奴隸般的勞動着的結果，反獲得了挨凍、受餓、喪兒、失夫、家破人亡的種種難言的慘苦！至於婦女們自身因勞動過度致累死，或死在戰場的流彈之下，更是不可勝數。戰後無數婦女，因失却丈夫和愛兒，而悲痛的自殺；因丈夫愛兒斷足折臂、呻吟、哭號而痛苦與嘆息的，更是極其普遍的現象。這就是第一次大戰時婦女們悲慘的略圖，這也就是帝國主義掠奪殖民地戰爭中所賜予婦女的恩惠！

戰爭必不可避免的結果，便是革命的爆發，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末期，各國勞苦大衆，終於因爲忍受不了戰爭的苦痛，而爆發了反對戰爭的社會革命，於是各帝國主義者爲着撲滅國內革命的火燄，他們不得不停止了掠奪的戰爭，互相議和，一致以血腥的屠殺來扼死和鎮壓國內的革命。

在俄、英、法、德等帝國主義國家中，因戰爭所掀起的社會革命，其中都有廣大的婦女異常英勇的參加，因爲伊們都從痛苦中覺悟了要解放自己，只有參加社會革命，只有同男子們一道以國內革命戰爭來消滅帝國主義的戰爭。在這樣廣汎的階級搏戰中，國際帝國主義中最脆弱的一環——沙皇統治下的帝俄，終於崩潰了。在俄國廣大的勞動婦女和男子們同心協力的奮鬥下，終於推翻舊社會立了新的社會體制。在新社會體制裏面，蘇聯婦女現在不僅享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而且也獲得了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徹底解放。

根據這種過去歷史的教訓和目前的情形，我們不難理解和想像，因科學的進步，武器破壞力的增强，立體戰、瓦斯戰的範圍擴大，未來第二次世界大戰將必然比第一次

大戰更加慘烈！而且在未來大戰中，婦女們所遭肉體和精神方面的摧殘、犧牲，也必然更厲害百倍！

至於在未來無可逃避的大戰中，婦女們究竟應當採取什麼態度與行動的問題，那也無須解說，從第一次大戰歷史敎訓中，已顯示了婦女們在未來大戰中所應採取的態度和途徑。過去歷史所顯示給婦女的唯一正確的途徑，是：在未來大戰中，婦女們不僅應當積極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不僅應在戰爭爆發後一致拒絕參加戰時的勞動服務總動員，而且應當起來組織索夫索子團，英勇地參加社會革命，參加國內的革命戰爭，用革命戰爭來消滅帝國主義的戰爭。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國家中的婦女，應當勇敢地起來參加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解放戰爭，實際這一神聖的任務，不僅在過去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土耳其的婦女們正確地實踐過，就是在最近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序曲裏——意大利侵阿戰爭中，阿國婦女們也英勇的實踐了，例如不久以前報紙刊載的，阿國婦女鼓勵丈夫參加抗敵戰爭和自身參加抗戰，伊們在前線協助自己丈夫們作戰，伊們指揮士兵盡力固守前線的戰壕，非至彈盡援絕不肯退卻等等令人驚駭的英勇的事實，都證明了伊們已走上正確的道路（雖然目前阿國民族解放戰爭，在軍事上是暫時失敗了，但祇要阿國婦女和伊們的丈夫兒子，能夠再接再厲繼續實行長期的游擊抗戰，阿國婦女們，是終能夠獲得民族解放和自身澈底解放的）。至於中國婦女，無疑的也應當效法阿比西尼亞的婦女，勇敢地走上爲民族解放而抗戰的征途，應當積極參加目前反帝和反漢奸的救亡運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的緊急情勢之下，處在帝國主義家中的婦女們，應當怎樣趕快起來反對帝國主義的掠奪戰爭！被壓迫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婦女們，更應當怎樣迅速起來積極參加民族解放運動！全世界的被壓迫婦女們都應明確理解：只有消滅帝國主義及其基礎，人類才能永遠避免戰爭的殘酷和侵害，才能永遠不遭受戰爭的毀壞和荼毒，被壓迫的婦女們，才能獲得澈底的解放！

假童男

勃雷姆著 所非譯
定價 每本洋一元

這是一部轟動全球的長篇言情小說，寫一個假童男在情場社會縱橫捭闔，作惡勝利而至於毀滅的情形全書共三百五十六頁內容精彩令人百讀不倦。

總代售 作者書社（上海四馬路）
代售處 生活書店 大公報社 開明書店 神州國光社（上海四馬路）
（注意讀者向本社購閱優待八折、寄費一成）

半世紀以來婦女的變遷

——譯自五月號宇宙雜誌——

謝嵐

在經過二十年婦女參政的美國，不久之前居然有人對我提出一個問題：婦女的天地是否就在家庭？在美國，職業婦女，不下一千一百萬人，伊們幾乎占全國財富的半數，而總攬着百分之九十的消費大權。沒有一種事業拒絕婦女而爲伊們所不能參加的，雖然我們並沒有聽到一個女的汽爐間火伕或是鋼鐵匠。

有人也許以爲這問題是已經解決了，其實不是的，不管你信與不信，高興不高興，事實放在這裏明示我人，西方對于現代婦女的參政引起大衆的憤慨，是逐漸地在增進，五十年來男女間的戰爭，不斷地在進行。

現在頗有些聰明人在仇視女性，他們大概是青年，這不是復古者大聲疾呼要女人回到灶披間同育兒室，這是因爲青年覺得自己找不到工做。

這些青年仇視婦女，能想出極妙的議論，來證明他們的主張。來吧，姊妹們，讓我來告訴你們美國的男子，是怎樣在說我們：——

他們說，婦女橫行在這國內，男子沒有機會了。

他們說，婦女不再重視丈夫和子女了，所以爲婦女而工作太犯不着了，因爲男子不再見婦女非維着男子。

他們說，婦女搶光了男子的職業。

他們說，縱使男子想爲婦女工作而致其般懃之心，但是婦女自己已爲自己而工作了。

他們說，婦女願意有自己的進款，有自己的住所，隨心所欲而戀愛，不肯掛住一個男子，終身依靠他了。

他們詛咒婦女使青年墮落。

他們詛咒婦女使犯罪增加。

他們詛咒婦女使社會公德私德破產，風教失墮。

他們說，婦女需要麵包，需要保護，需要自由，需要依賴，需要供養。

他們說，男子們是寂寞了。

現在讓我們來檢查一下婦女們的聲辯。

伊們說，與男子們競爭，婦女的職業，是一日艱難一

日了，雖然伊們有同等的或更優的經驗學識。

伊們說，男子在任何社會活動上都極端的仇視婦女了。

伊們說，男子不再願意負担妻子兒女的經濟責任了。

伊們說，現在婦女再不能信任伊們的丈夫，因爲說不定他會挾了一位妙齡的女郎逃走，離棄妻子孤零悽涼在中年的時候。

伊們說，丈夫不再有患難與共的忍耐，而專留心于作樂的享受。

伊們說，男子們使靑年墮落。

伊們說，男子們使犯罪增加。

伊們說，男子們使社會公私道德破產，使風教失墮。

伊們說，男子們個個只知道調情，個個專門在性的方面下工夫了。

伊們說，婦女實在是寂寞呀。

在靑年人的眼光看來，這世界已變成男子婦女和孩子的三種利害衝突的集體了。

這是婦女的世紀了，雖然前途荊棘叢生。

五十年前五月一日，當本刊（宇宙雜誌）出版之初，曾刊過一篇文字，那個題目，在當時似乎是頗可笑的，就是叫作『婦女解放』。作者是海爾博士（Dr. Hill）。他說：『組入在人類本性和事物秩序中之一部的社會法則和人性推動的機構，神聖的信條，永不至於被婦女解放所推翻。這種解放將予伊們以廣大的自由和繁重的仔肩，將使婦女天性發宏崇高，成爲完全的眞正的男子們的友侶，伊是他的助手，伊能分任他的憂患或懽欣與同情，他的耐勞和大志，他的失敗和勝利；這樣，伊將能更明瞭他，更同情他，更幫助他，更激勵他向人生最高目標前進，向人生最大意義努力。』

這預言是如何地皇堂而驚人啊！海爾博士對于婦女解放太樂觀了吧。他並未想到婦女本身方面，他單是爲男子而設想，所以現在的男子，都嘆着婦女並未能如上述的做到。

同時婦女却在希望有進一步的澈底的解放。伊們始終未能滿意，很明顯的，事情是需要重新安排過；但是怎樣安排呢，讓我們往前進呢，或者向後轉呢？

五十年來，婦女已走到了什麽地步？

五十年前婦女的生理活動，據說只是衣架，照現在看來，這話似乎太野蠻了。在維多利亞時代，婦女們除了在

體育界之外，並未獲得其他急進的收穫。

今日的女政治家，誰也夢想不到一八八〇年時代的海倫模台 (Helen W. Moody) 或愛莱利亞意爾哈特 (Amelia Earhart)這樣的人。

五十年來僅僅出現了極少數的女子大學，國立大學男女同學，尚在試驗時期，婦女雖已跨進工商業的領域，做打字員，機器縫紉員，把成萬累千的婦女，從家庭中提了出去；但是尊嚴的高貴的權威的職業，何嘗有婦女的份兒？

五十年前，許多州縣法律，明文規定婦女並不是公民，在一八八六年，夫妻只是一個人，在社會活動上，對于婦女的限制更為嚴峻，沒有一個『自重』的女人可以獨自上旅館，上等的旅館，也不收單身女性的客人。

直等十九世紀初，婦女才在人類獲得了無上的自由，從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三〇年，婦女在工商業上的職業，增進到百分之二十六，同時知識階級的職業婦女，超過了五百萬人，不論任何職業——連採鑛工程師在內——伊們都前往參加。

但是最重大而文明的，要算道德標準的改易了，在當時文字方面，充滿了所謂被毀滅的婦女，現在則說婦女自己毀滅自己的生命了，而不是被男子所毀，即在好跨大的刊物上，也看不到，說婦女依然沉醉在桃色的夢中，為失戀而心碎，甚至于是為愛情而喪生。自殺、社會攻擊、或尼院，不再是失意婦女惟一的出路，婦女現在掌握自己整個的命運，因而關于全社會的影響，至大且重。

如果願意的話，我們能否開倒車呢？結婚本來是婦女的頂大事業，一位青年作家，老閣司台尼士，在他的美國未來的法西斯主義一文中說過。如果台尼士的意思以為結婚便是婦女生命中最大最有意義的事業，那是說得過去的；但如果說這是伊們生命活動的唯一的所在，那我們就要懷疑了。

近代婦女組織精巧的小家庭，人口並不多，伊們用不了晒山茹乾，做果子醬，隨時隨地，都有比自己廚房做出來的更好更便宜的東西。伊們不用為孩子縫衣服，伊們可以在服裝店裏去買，既美觀而又經濟；伊們無須埋伏在育兒室專管孩子，因為有經驗有設備的托兒所，比伊們更合式。

在今日想把婦女從一切活動中驅逐去，只留下家庭給伊們，這無異幽囚伊們，限制伊們的生存權，開歷來未有的先例，這簡直是殺滅半數人類的創造天才。

第二個問題大家願意知道的，是伊們能否囘去以及從個事業的前程是否會被這反動的潮流所冲毀。女性工作人員和男性失業人數，似乎不相上下，這初看好似去了婦女，男子就有工做；但事實並不這樣樂觀，婦女所做的，大多數還是那些所謂適合于『女性的工作』，操自由職業的婦女一百十萬人，但其中重要部份的，仍是些接近家庭的職務，據一九三〇年的統計，職業婦女中有一百萬五千人是屬於這一類的，即是佔總數百分之十四。

其次是教員，女教員共一百萬人，也許人們會說，難道教ABC是婦女的傳統職責嗎？寫字間的婦女就比工廠中的多；但是婦女所以在寫字間，就因為男子們覺得伊們合式，這是婦女的天職，伊們合于這類工作，整潔謹慎，仔細有序，心安情願，證明伊們對于事務上的興趣。

在某項工業上，婦女也能在男子之上，例如織布，紙烟業，雪茄的包裝，製糖果等等。你能說這是婦女搶了男子的職業嗎？

恰恰相反，男子都侵佔了酬報較大的婦女們的傳統事業。在美國製帽人和家庭佈置人，男的比女的多了，又如工資優厚的廚子，也被男人搶奪一空。老實說，在這裏所有為男子所不能搶奪者，只是為自然所限的生產子女的事項而已。這始終為婦女專利着。婦女之所以能站脚在工商界，原因是為了伊們的技術，或者新的企業，有使伊們有特殊的被需要的所在。無疑地伊們是應該存在，伊們有生存的必要，無量數婦女的工作，就因為有所必需，伊們每週平均的工資是十一元，如果非生活必需，誰願意每日做八小時的工作而受這樣微薄的酬勞？

進一步說來，那些悻悻然的男子一定會爭說，大多數的婦女是為了伊們自己而工作，並不像我們男子的工作，全為了婦女。

美國有許多婦女的資產，原是鉅大的驚人，而且大多是不勞而獲的，這是直接或間接從男子們那裏繼承來的。婦女的財產增加起來，伊們的經濟獨立了，伊們能控制支配自身的命運，于是男子們就恐慌起來，以為婦女要來管理邦國了。其實不然，統計表會說明：富有的婦女，祇管理着，或者投資在男子所辦的事業。伊們祇保留着所有權，如無意外，不過增進利潤而已。

婦女解放對于社會的關係，似乎也無量地引人重視的。但公私道德到底墮落到什麼地步？即使事實不歪曲而說是由于婦女的緣故，那末婦女解放是否須直接負這責任？

家庭是否從此破滅？是否如倒Casandras（譯者按：這是英人南丁格爾的論文，詳述時人對於婦女解放的非難。）中所宣佈的甚至連種族也變壞起來？

照生理學講來，第二點也是說不通的。若使受教育的中等階級少生些子女，比不曾受教育者的多子多孫，這個問題，很顯然是被許多社會學者所注意着。這大概是因爲生育節制的知識，事實上還不很普及的緣故。

再從另一方面說，現代一般兒童，不問出身富貴或貧賤，生存的機會，確較以前優越，身材高得多，體重也增加，齒牙、頭髮、骨格，全比上代的優秀些；但道德觀念是變了，至高的道德試驗，是看一個人對于社會的和個人的事業之是否負責。若果現代婦女不像古代婦女的願負起對于兒童的全責，那是不是道德的進步呢？若果現代婦女覺得伊們應負起增進其知識和體力，是不是道德的進步呢？職業婦女的離婚率比較完全依賴男子爲生的人高呢低呢？當然，大約有錢有閒的婦女，離婚最多，婦女明白重大的教訓，無過于能在事業上職業上，佔領一個立脚點。

男女都感覺到寂寞，在這個世紀，社會上處處都感受到壓迫；結婚是靠不住的，友誼是淺薄的，天倫之情冷淡了，宗教的安慰再不能及于大多數的羣衆。漸漸的，每一個靈魂，好像一粒渺小的灰塵生活在旋風似的沙塵隊中，各各不相爲伍。

男子羣起攻擊婦女，算是他們對伊們唯一的敬禮。這好似說，男子看婦女是社會上的潛勢力，他們要婦女來負担文明的全責，而予以十分的滿意。

這是婦女所受的一種警告。要知我們的災禍，並非從婦女解放而來，這是從全社會的不合理而來。我們應爲了那一種目標而工作，而組織家庭，而撫育兒女呢？將來的結果又怎樣呢？

如果毫無目的可說，那麽一個人就全爲了自己，最後也就爲了魔鬼。這種生存的掙扎，尤以女人爲尤甚。但生存究竟是否是最重要的呢？

在這國家，頑固的保壘已被攻陷，爲了要加速這一勝利，所以婦女就被從家庭中提了出來，進入社會。現在攻城陷池的工作已成爲過去，我們大家都整頓衣衫，預備開步走了，但不知道應打什麽地方走去。

婦女可以完全和男子競一日之長，爲了本身的自尊或社會的進化都行。人們對於伊們的判斷，將以伊們的所作爲依歸，不再吹求其所以然。

婦女的下一代將是何種狀態？且看伊們在這五十年中向什麽方向進行。

蘇俄的戀愛生活

麗莎

在巳解放的社會中的戀愛生活，目前究巳達到了怎樣的狀態了呢？是多角的奔放的自由戀愛呢？還是一夫一妻的、忠實不變的戀愛呢？若是從戀愛進化的物質上考察起來，那嗎，在開始時，人類完全是與動物一樣的。可是不久之後，在這種關於純生理的性質中，溶混了一些情感，於是，羞恥心這個概念，就漸漸地抬起頭來，而終久在性關係中帶上了一層倫理的色彩。結果便產生嫉妬心與個人的好惡意識，把單純的性本能，向着愛情方面轉化。愛情，是源起於人類精神活動的發展；同時，更因不斷的演化，就逐漸引起了人們的自覺。戀愛的進化是差不多無論在什麼時代，都是與婦女的解放平行地發展着，因此，要求同一個異性營共同生活的個人性愛觀念，就此發達起來，不過結果，在男女間的愛底進程中，終久免不了要經過一夫一婦的結合。為了社會經濟組織之不同，兩性底生理學上的差異，婦女的一夫一妻的傾向及男子的一夫多妻的傾向（這是屬於社會經濟的傳統的重要的原因，但也許是生物學上的），遂極顯著。人類的性生活，經過了相當時間之後，便呈現着各樣不同的複雜形態。這裏，最值得我們注意的，就是：已經進入新社會中的蘇聯人民的戀愛生活的情形。

關於婦女解放的根本方針，在蘇聯是早已決定了的，當蘇維埃政權樹立之後，婦女在法律上的地位，即根本予以改正。帝俄時代所施行的婚姻法及親族法，以及其他男女不平等的法律，現在已澈底廢止。柯崙泰女士（蘇聯婦女運動家，什著赤戀一書，馳名於世，為一新興戀愛觀的首創者）所謂婦女的三重桎梏——在國家及社會上的無權利，在家庭的被奴役，以及受資本家的殘酷剝削——目前業已完全掃除。

雖然如此，其在實際生活上，尤其是在那些舊時代所傳遞下來的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的觀念中，要想急劇加以全部的改革，卻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從長時間的束縛下解放出來的青年男女，在粗暴的革命和內亂的氛圍氣中，是什經一度的像原始時代的享樂過，這大概因為是廣汎地被許可性關係的自由的緣故。如像大家所週知的，在革命

的初期，蘇聯竟然有過把婦女作爲共有的謠傳。這些謠傳，大半起因於一切生產工具都歸公有的事實，從而便誤測婦女也遭遇着同樣的命運。其實，這一時期所較爲普遍的現象，不過爲反抗舊道德而起的過度的性的放縱而已。很有些人僅僅抓住浮面的唯物論，而竭力指斥兩性關係之神祕的情緒，更否認所謂戀愛。他們祇承認性的衝動。所謂『一杯水』的理論——在共產社會中，要使滿足性慾的慾望或戀愛的欲求，實際上並不如像喝一杯水那樣的簡單。有很多的人，援引着這個有名的理論而隨便取着自由行動，反自以爲這是馬克思主義的眞髓，眞是可笑——以及類此的戀愛觀，在當時的文學作品中，表現得非常之多。這些純肉慾的兩性關係，是夠反映革命時期的混亂；不過，我們對于這個時期的戀愛，祇能把它看作一種暫時的變態，而決不能誤認爲常事。

根據付經把具有這些傾向的莫斯科大學學生的性生活做一個調查的格里盎教授，告訴我們，他所得到的結論，是：性的結合作爲戀愛主要原因的是非常的少，還有過着二重性生活的人（卽一面已婚而一面又和他人發生關係），差不多有六千多名之多。但是，由于他們的性生活的理想中看起來，却又展開了另一個問題，卽希望怎樣形式的性生活？這個問題，照一千二百零五名男生和三百零二名的女生的回答看來，可列後表：

種別	男	女
結婚	二一・四	一四・三
永續的戀愛關係	五〇・八	六七・三
短期間的戀愛關係	一二・〇	六・九
不結婚的自由戀愛	一〇・四	八・九
偶然的性的接近	二・九	一・七
娼妓的利用	〇・一	—
其他	二・四	〇・九
共計	一〇〇%	一〇〇%

觀上所列，可見以永續的戀愛關係爲結婚的理想的，無論在男方或在女方，都佔着多數。反之，以短時期的戀愛或者是只單單求滿足一時性的慾望者，僅佔着少數。根據這 我們就可以明白，事實與理想，其間是有相當抵觸的。

這種性生活的現象和理想上的乖離，使那時候的男女平等，仍不可能，因爲在男性方面，很多人作了如下的告白：『得爲男子精神上的同志的自由的獨立的女性還沒有產生，所以要想生活於比較高度的理想中間，那是有着阻

礙的。」

婦女勞働的熟練程度，普通比較男子爲低下，在文化上、政治上，大多數婦女，也都是比較男子遲緩。不過現在蘇聯却已直接進到和平建設的新階段，婦女解放的工作，到亦正在實施。婦女奴隸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被關在家庭中做煮飯洗衣等工作。從前，在莫斯科的主婦們，爲了洗濯而浪費去的時間，每月要占到三百萬天，一年平均是相當于三千六百萬勞働日的數目。可是現在因爲一切機械化的結果，把衣物送到洗濯場去，只要相當于上述時間中的幾十分之一就夠了。做一次飯，也是要不到多大的時間就可以成功的。譬如：以一個人的手的力量去剝削馬鈴薯的皮子，在一點鐘內，至多不過能剝去一二斤，倘若用機械來代替，那麼，在同一時間中，就可以剝到一二百斤。關於公共食堂方面，如果應用機械來代替勞力，則不但一方面可以節省多量的勞力，而且同時更能增進對於營養與衛生上的幫助。

如像上述，婦女不特得和男子一樣的從事國家生產事業，並且也參加其他的領域，如行政機關、文化機關、以及教育、學術、國防等方面。無論在名義上或事實上，大部已與男子平等。婦女已由家庭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已獲得了經濟上與生活上的獨立。

內亂的騷動時代已經過去，蓬勃的建設時代隨在到來，蘇聯的青年們，對於戀愛，到底是抱着怎樣的態度呢？關於這個最有趣味的問題，可以由拉斯博士在阿爾沙地方學生中調查所得的來看。對於戀愛這個東西是否存在？這個課題的回答，在二千餘男女學生中，有百分之四十八男學生和百分之三十九女學生，都抱着否定的態度。他們大多不認兩性間所謂戀愛之存在。多數的否定論者，以爲和某一個人單獨的結合，是屬於小市民層的，他們曾有過這樣的說法：「我們是決不做戀愛的遊戲的，我們不能分割我們許多的工作時間去幹那一套。要解決這個實際問題，最好是建設很衛生的公共住宅。」「兩性間的必要條件，是不應該希望金錢，而是應該注意到設施公共住宅的自由制度。」不過，其中仍有過半數的人，是忠實的承認戀愛的。

相信戀愛的眞實存在者，雖不過占全部學生的半數，但是有過戀愛經驗的，在男生中却有六六•五%，女生中則爲六七•九%。這裏，如果從戀愛的次數方面說，那麽女學生中有過五次以上的戀愛經驗者，一個人也沒有。可是在男子方面，有五次至八次以上的經驗者 却有二•六

%。我們若是根據戀愛的次數多寡來判斷愛情的眞摯與否，大多數（男七九・四%，女八〇・八%）是沒有經過二次以上的戀愛的，這種，就算是很忠實的戀愛者了。再由這種戀愛的性質上看，屬於肉體戀愛者，男子爲八七・四%，女子爲八二・六%；屬於精神戀愛者，男子爲一六・〇%，女子是一七・四%。婦女對于男子雖大多希求其有深厚的感情，同志間的扶助，以及家庭的注意等等；然而事實恰恰相反，許多男子，幾乎完全不顧婦女深蘊的心靈，而只把伊們作爲快樂的對象。拉斯摩士爲了指摘這些傾向，曾把各次男女學生的筆記，揭載了出來。

『我嗎，我不過把男子作爲普通一般的同志看待。』——（一女學生）。

『我不僅是在肉體上，就是在精神上，實際上從來沒有過見過近於正直的男子。』『我沒有遇到過頂有興趣的男子，我周圍的男學生，是那樣的空虛，所以，我和戀愛是完全隔絕的。』——（一個三十五歲的女學生）。

『我曾同三個男子有性的關係，也曾四次的墮胎。墮胎的理由，是因爲討厭將來的孩子有男子的態度。』——（一個女學生）。

『我是非常的崇拜女性的，而且是無限的熱愛。』

『我只要一見到美麗漂亮的姑娘，心理就馬上燃燒起能夠獲得伊的希望。』（——一個男學生）。

觀乎這種傾向，則男女兩性間相互的注意點之所在，當已可見一斑。在男性方面，單注重婦女的肉體美者，達四六・九人，而重視女方精神的、知識的方面者，僅有五三・一%。但是在婦女方面，注重男子的肉體美者，只有二三・二人，而重視男子的精神的、知識的方面的，就有七六・八%的數字。這樣，即是說；男子接近女子的最主要原因，大半是以女子肉體的美爲先決條件，而在婦女方面的，這一類人僅佔全數五分之一強。

前面所示的格里曼教授關於性生活理想的統計，恰與拉斯所調查的相差無幾。下面是一七四三男學生和六四四女學生對于『希望什麼形式的性生活』一題的解答。

承認永續的戀愛關係者	男	女
以一人爲對手者	七六・九	九〇・〇
以數人爲對手者	一五・九	三・七
不承認任何關係者	七・二	六・三
共計	一〇〇%	一〇〇%

從這個表上看來，也依然是承認結婚及永續的戀愛生活而希望一夫一妻的性生活者佔多數而壓倒一切。可見柯崙泰女士的多面戀愛觀，並不是一般青年理想中的東西。

童年時代的日本婦女（日本通訊）

丁蘭烟

日本嬰兒出生的時候，其原始生活似乎比我們中國的要強得多。日本人家生了一個孩子，不論男女，大家總是歡天喜地，總覺得是一件喜事。不過因爲只有男孩子可以傳種接代的緣故，所以他們往往被視爲更重要的一員。雖然如此，有許多做父母的，仍然因爲家中多添了一個女孩子而快樂。

男孩子和女孩子服飾上的區別，從嬰兒時代起，就可以看得出來。一個剛出生的嬰兒，大多數是穿紅着綠，但是過了不久，男孩子就穿起比較暗淡的顏色來，譬如藍、灰、綠或棕色。女孩子呢，仍舊穿最鮮明的顏色，最觸目的花樣，大體上說來，穿紅的佔最多數。所以性別一層，就是一個最小的嬰兒，也可以從它的服飾上看得出來的。

女孩子從脫離嬰兒時代起，伊的前面，就擺着一種似好而歹的人生。伊的前程雖然快樂光明，但却被一羣所有權人緊緊的圍困着。換一句話說，也就是從小到老必須屈服在一個男性的管轄之下的人生。伊的地位，僅能在這樣的條件下受人尊敬，算爲崇高，即：從小學習絕對的服從，毫無慍色；學習叨人歡喜的禮貌，卑弱屈膝，以及身上的整潔模樣，品性的溫柔忠貞。伊的責任，無非是限在家庭的小天地之內，如果伊是農婦時，再加上一副務耕的担子。沒有前程或事業爲伊開展着：伊非得依賴父親、丈夫、或兒子不可。伊的無上安慰，就是博得男子的歡心，不是用智慧上的修養去獲得，而是用日本婦女義所應有的『自制心』。這個自制心，不特指隱忍形式上一切的不快之感——如苦悶、憤怒、痛苦——，並且還包括即使在最不稱心的情形也得裝出和顏悅色令人適意的態度的意思。日本婦女從很幼的年齡起，家庭方面就把自制心教訓伊們。這是伊們的重要修身課，伊們的長輩就不厭求詳的隨時教授伊們。婦女必須完全埋滅自己，必須將伊自己獻身給他人；除出那些爲伊四周的人所喜的情感之外，伊就絕不許表示任何感情上的衝動。這是婦德的秘鑰，婦女們假使想受人讚揚，想過平安的生活，非得將這一點把握不可。這種教訓的效力，常常在日本婦女甚至在一個極小的女孩子的謙敬小心的行動上反映出來。伊們毫無大胆向前的姿勢

，正如舊社會下的中國婦女一般，過人生活，遇事無主，十足表現着柔弱的女性。不過伊們那種對於四周圍人的女樣的柔順，却比我國婦女更進一步。日本家庭間還有一件事情遺留着中國封建社會的氣質，那便是兄弟姊妹間男女界限的森嚴，以及家庭中人人對於年齒的尊重。每一件事情，總是祖父母最先，——無論在那一種場合，不准有人比他們前進發：他們之後，便是父母；最後，才輪到子女，依年齡而定其次序，做小妹妹的必須等候着伊的兄弟姊姊們。

日本婦女幼年時代的家庭地位，在表面上看來是很好的，伊們大概是父母和兄長們的寵物和玩意，大家總是用對付籠鳥一般的態度對付伊們；但這裏所有的僅是愛護和憐憫，却毫不含有重視的成分。又從日本人的稱呼中，可以看出年長婦女地位的稍高一等。家庭中的長女，僕役們往往稱呼伊『令孃』（即小姐）；伊的弟妹們，則叫伊『姉樣』（姊姊）。如果伊是幼行中之一，那麼，伊的弟妹和僕役，便叫伊某某或某某姑娘，意思便是比較的不客氣了。從嬰兒到童時，從童時到成年，日本婦女雖然爲愛護和憐憫的標的，但是伊們却並非毫無掛牽、毫無責任的杆長起來。伊們必須學習一切落在爲妻和爲母者的肩上的事情，正如進取那日漸重要于日本婦女的書本上的知識一樣。伊一有能力，就須担任家庭中的若干職務；父母有客來，伊便應該去備茶倒水——普通除了最貴族式的家庭之外，都非如此不可。我們常常看到在較爲貴族式的日本家庭，假使今天伊們特別客氣的招待一個什麼客人，習慣上總是請他單獨和家主——父親同餐，而不是和這全家同餐；而由妻和女，往往還是後者，侍候他們。這並不是爲了缺少僕役的緣故，沒有婦人和小孩子上席，算是對賓客的一種尊敬的表示。有很多僕役的人家，請客時僕役每每站在近旁可以使喚的地方，大概站在餐室的後間，等候着傳接年青的小姐從桌上拋去遞下來的東西。因爲這個理由，一個日本的女子必須諳悉席間的正常禮節，如何小心整潔地安排。其中有一點比什麼都要緊的，那便是有運用盆的本領，使這一家維持着善於款客的讚譽。假使客人來時父母不在家，伊必得招待款候他們，直到家主或主婦回來爲止。此外，伊還得當心家中年幼輩的行事，尤其是在父母不在家的時候，這時候的伊，差不多就負起一個家庭主婦的全副担子。除了最豪富最貴族化的家庭之外，大部分家庭內的瑣事，都是由做女兒的操作。照理一向日本家庭，屋子裏沒有傢俱，沒有地氈，沒有古玩，沒有玻璃，沒有

火爐或壁爐，沒有窗門要擦，一大部分的烹飪又都在外面做，衣照上又沒有最新式的式樣要効仿，婦女所有的工作，可說是比任何其他國家的都來的少，但是仍有許多費時的事情。例如每天早晨起來，先要把被褥捲起來，再把蚊帳拿下來，一起藏到小間裏去，房間要拂掃，要透一回空氣。此外還有緣側要擦（緣側，就是圍在日本人屋外的周圍的一道東西，在障子之間，作為窗門，稍類我國的廊。），滑門（在晚上或大雨時關閉）的洗飾工作要做。過後便是早飯的製備，盆盞的洗拭；還要去買東西，有的到外面鋪子裏去買，有的向沿門挑着大籃子叫賣魚菜販的買；要等這一切事完了，才有功夫安安靜靜的坐下來做日常的縫紉、看書、或者其他合乎管家婦脾胃的功課。講到縫紉，在日本是特別多的，因為日本人的許多衣服，要洗滌的時候，就得把它拆做一片片，而且，只要衣上還有一塊尚好的材料存在，就要把它一再的色染、翻改；還有洗滌的事情，普通家庭是沒有胰子的；洗好後也沒有熨斗可熨，因而綿布衣服通常不是拆開洗的，必得晒在一根竹桿上，通過袖孔，未乾以前把它們拉平；絲織的衣服，洗以前總是把它拆成一幅幅的，必得放在日下的一塊板上晒平。

過後便是每日的做菜工作了。把飯煮的好，本來已經不容易了，何況還有菜要做，各式湯要配合——湯是日本人食物中的主體，不像我國一般家庭吃的很少——以及製各種糕餅，供新年及各種節日餽送親友之用：這一切以及其他許多烹調的藝術，一個日本女孩子在預備承受結婚生活的責任以前，是必須熟練的。

日本女孩子雖有這種種職務和責任，但這也並不是說伊們就絕無娛樂的事情。第一，每年新年總帶來許多娛樂的遊戲。在這個時候，父母以及其他家中的長親，都把他們日常的工作和平素的莊嚴拋開一邊，參加這個大節日所特有的一切玩意，煩勞和憂慮似乎都和年齡一同老去，新年的快樂氣象充滿兒童們的天真的心房，直至正月完了為止。這種情形，和我國又似乎不相上下。

除了一年中固定節日的遊戲之外，日本女孩子們還有各式各樣的玩意：有的屬於一定節日的，有的隨便什麼時候都玩。新年時最流行的戶外遊戲，大概是羽子板和皮毬。一羣穿着各色大袖衣裳的小女孩們，玩着羽子板或皮毬的時候，這幅圖畫，是很美麗的。那種文雅有節拍的身體的發動，那對明亮朝天望着的眼睛，那種天真嬉笑的面龐，合着伊們彩色衣服的飄揚，真好看極了。日本女孩子也玩洋囡囡，過了洋囡囡節日，伊們仍然捨不得扔掉，多半

做了小母親們終年的伴侶與安慰。這一切玩具大概到勸工場裏去買的，價錢也極便宜——日本這類玩具工藝很發達，中國普通市場所售的玩具，什九是它的出產。女孩子們從不爲有玩荒的事情，很多時候消遣在家中的坐起間裏，玩着各種遊戲，如謎子、故事、或者單純的女孩的談笑。至於故事，不用說那一個國家的兒童都愛聽的，日本女孩當然也不能例外。伊們當時在寒冷的冬夜，蜷臥在暖脚架的暖和的棉被裏，半醒半睡的聽着老祖母或看護婦講給伊們聽的故事。故事的內容，從神怪的魔王起，以至英傑的桃太郎止；講給年稚者多半是前一種，給年稍長的多半是後一種。日本女孩子把這些活栩栩的英雄故事深印腦中，直至其被日本歷史上現實的人物替代了爲止。所以日本婦女的國家觀念極爲濃厚，愛國思想的普遍，這是重大原因之一。

日本婦女一年到頭偶然到戲院裏去看一兩天戲，也是有的，不過，伊們出去的時候，總是伴着父母或年長的家人，後者就隨時在廂中照拂監護。在日本人的戲劇中，忠君愛國可說是中心思想之全部，因此所表演的，也就類多英雄的角色。女孩子看到這種富有國家主義色彩的戲劇，純白的心田，時時會發出賢妻良母的憧憬，一個崇高的日本女子應如何爲伊的父母和丈夫而努力的典型，就深深刻印在伊們的腦海。

日本年青婦女，就在這樣的環境下，這樣的職務和娛樂下長大起來。青年時代那種不自知的和悅積極的精神，在成人的黎明，並不因想情人、進家庭、或自立謀生等等念頭而消滅，因爲伊們根本不明白前途是平坦還是荊棘。日本青年婦人和青年男子的交談，雖有許多是比較自由的；但其中却很少浪漫的意味。當一個日本女子到達結婚年齡的時候，伊的父親，往往就叫伊和一個有被選資格的青年會面，當他們倆互見之下，伊和那青年，自然而然會知道這是什麼用意，于是便決定對於這一件事的主意。不過在這個時候未到之前，謙卑的日本少女，是不爲獻媚弄情的，除了以男子爲應加順從和侍奉的高高在上的人物之外，伊們始終保持着幼女般的泰然的態度，和那被養成的安靜的嚴肅。這是日本婦女從小到老的一點很可注意的特點。

日本女孩在這樣的薰陶教訓下，一到十六七歲，便成了一個長足的女性。伊成了一個溫柔、馴順、而善自約束的女人。伊們天性中的精華部分，極少受過高超的啟發，也沒有偉大的人生理想激動伊們的心靈，也不會放眼前瞻將

荒的宇宙；不過伊們一生對於日常的一切瑣碎事情，却多勤務和有為，伊們時刻準備着善處家務，做一個賢良的妻母或管家婦。伊們被教訓奉行的最高原則，是服從伊們的父親和丈夫的命令，即使至於要摧毀其一切最優美的女性本能的時候，伊們也沒有抗拒的權利。在這樣的原則之下，伊們終于做到了完全否認自己的地步，成為一個純粹為他人而生存的可憐蟲。

童年時代終了時，日本婦女一生最快樂的時期，也就此終了。伊們受的教訓，無非是鎮壓，不斷的從那所謂慈親而來的鎮壓。在某種限度內，伊們也有自由，如在中國或其他亞洲國家所有的一般。在家庭中伊們的確也是被鍾愛的，但經常是被當作家園中的寵物或玩意。然而正當伊們的思想發達起來，求知慾和求進心開展起來的時候，所加於伊們的約束和禁止，也比例式的便愈益嚴厲，愈益廣大。伊們的宇宙，相反的，就漸漸的狹窄起來，難處也一件件的增加起來。一個以人生滿是快樂、前程滿是光明的日本女青年，不到幾年，就可以變成一個厭世頹喪、生趣毫無的女人。

文學研究會叢書

新出二十種

發售特價

創作叢書（十種）

硬布面袖珍本十冊 定價七元國內郵費五角 特價五元

漢園集（詩集）……卞之琳等著
西施及其他（戲劇集）……顧一樵著
聖陶短篇小說集……葉紹鈞著
籬下集（短篇集）……蕭乾著
萬仞約（短篇集）……張天翼著
生之懺悔（散文集）……巴金著
沉落（短篇集）……巴金著
湘行散記（散文集）……沈從文著
你我（散文集）……朱自清著
畫廊集（散文集）……李廣田著

世界文學名著叢書〔十種〕

硬布面袖珍本十冊 定價七元國內郵費五角 特價五元

番石榴集（翻譯各國詩集）……朱湘選譯
西窗集（翻譯各國詩文集）……卞之琳選譯
化外人（翻譯各國小說集）J. Aho's Outlawed and Others……傅東華選譯
筆爾和哲安（長篇小說）Guy de Maupassant: Pierre et Jean……黎烈文譯
法國短篇小說集……黎烈文選譯
皮蘭德婁戲曲集 Luigi Pirandello's Plays……徐霞村選譯
俄國短篇小說譯叢……鄭振鐸選譯
老屋（長篇小說）Sologub: Old House……陳煒謨譯
黑色馬（長篇小說）V. Ropshin: The Black Horse……映波譯
現代日本小說譯叢……黃源選譯

特價同於五月底截止

商務印書館發行

特價期內概不零售

D134(h)-25:4

論解放奴婢（下）

——續五卷三期——

莊靜

解放奴婢的方案如何，照個人的意見，以爲應按後列步驟一一進行。

（一）舉行登記　欲解放奴婢，必須先知奴婢的實況。例如就首都說，全市究竟有多少奴婢，其來蹤去跡如何，生活狀況又如何，都該有一種大體的明瞭，然後才能着手計劃解放的具體方案。要明瞭這一切，可先令畜婢者向公安局聲請登記。

（二）派員調查　在通令登記之後，應即派員赴各區按戶調查，一方面免得有人隱不報告，一方面可以知道實際情況。在調查的時候，應注意後面兩點：（甲）奴婢方面的：如奴婢的年齡、身世、技能等，都應詳細調查；（乙）家主方面的：如家主的職業、家境、待遇奴婢的態度，也必須切實查明。大凡在操不正當職業的人家（如開設娼寮者）充當奴婢，最容易同流合污，墮落終身。此外在軍閥、政客、官僚等人家內爲婢，表面雖像比在一般人家裏來的舒適，實際上往往發生極不幸的後果。官僚們倚仗着多金有勢，視奴婢爲非人，上焉者將奴婢納作己妾，次之送給他人爲婢妾等類，下則再轉賣與人爲奴婢娼妾。奴婢平日的生活，大抵非打卽罵，伊們無非是家主任性殘虐的對象。所以，在實施解放時，應先將這類人家的奴婢，首先給以出路，因爲伊們的痛苦最甚，前途的危險性最大。

（三）精密統計　登記和調查既畢，便宜着手統計。不過統計須精密，逐一分析，仔細攷查，例如情形最慘的奴婢有多少，大多數需要怎樣救濟法之類。

（四）實行解放　解放奴婢，顧名思義，最主要的一着，是把現在家庭中所有的奴婢，脫離那些家庭。要做到這一步，可分做兩方面去做，其一是採取溫和的手段，勸畜婢者自動把奴婢解放出來。其二是強制的手段，那就是限定一個期間叫畜婢者把奴婢概行交出；否則，便由官廳的力量，把他們所畜的奴婢全數解放出來，並予家主以懲罰，以儆來者。這兩種辦法可以同時進行；第一種辦法，當然隨便什麽人都可以做的。

不過，這裏有問題來了，即把奴婢解放之後，叫伊們往什麼地方去呢？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若是不把這個出路問題先解決，那解放實際上將等於驅之死境——奴婢不能不吃飯，不能不有棲身之所；但這社會上有什麼地方是伊們的去路呢？現在各地的婦女救濟院，婦女收容所，大多已是人滿爲患，決容納不下這批新到的大軍。所以，我以爲：

第一，必須擴充救濟院等慈善機關。擴充救濟院等所必需的經費，應以政府籌措爲原則；但同情于奴婢解放的人能夠自力創辦或解囊慨助，當然多多益善。

第二，設立婦女工廠。我國全國所有奴婢總數，雖尚未有統計，但照日常見聞推測，其數必不在小。現在各地公私立婦女救濟院等既已人滿爲患，即使擴充，也必不敷收容。何況設院收容，多數是消極性質的，許多人終日坐食（在救濟院中人雖也做各種工作，但所得無幾），總不如全部出動，從事各種生產之有益。我國工業落後，市場上洋貨充斥，正需要獎勵生產，開發實業。若爲奴婢設立婦女工廠，不僅奴婢自食其力，不再如在救濟院中受人佈施，引以爲恥，就在國家，亦將因增加大量生產而富裕。總之，無論在奴婢本身說，抑或在國家方面說，積極設立工廠爲奴婢工作之所，都是有利而無弊。



「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天下的事情，沒有不可以解決的。奴婢的歷史雖久，社會的積習雖深；但如果當局者眞有心解放奴婢，不使一部份婦女輾轉在牛馬似的生活裏，面前無處不是路頭。所要緊的關鍵，是看決心的有無，施行的是否澈底。

史料

英國婦運史略（續）

Ray Ssrachey 著
聞劍 譯

最好的模範，大概要算佛勞倫司南丁格爾了。伊對于反抗青年婦女的種種束縛和限制的熱烈，正如後來使伊成就光榮事業的熱烈一般。伊注定了要做維多利亞的最偉大的臣民；可是伊一向被束縛在禁止婦女獨立的習俗下，直到三十歲爲止。

佛勞倫司南丁格爾生於一八二〇年。伊父母都是有錢的英國人，俗語所謂『好出身』，還有高親，他們有世上一切的文物和一切傳統的享樂，供他們的隨意享用。他們有兩座大莊屋，像樣的花園，國外旅行，城裏過季節，顯貴的交遊，最近的文學。他們的女孩子們但等年紀長足了喜歡坐車騎馬的時候，車和馬就在門前恭候伊們了。佛勞倫司要是樂意這麼過活，伊很可以在這種環境裏平穩快樂地過伊的一生。無如佛勞倫司，生性不是柔順會適應的。從伊很年稚的時候起，就渴望在世上做一個某種有用的人，做些繁重專注的工作，將伊的一生投入於此，獻伊的全力爲上帝和人類服務。伊頂恨『裝作喜樂，說些什麼有精神的早晨，有精神的中午，有精神的夜晚一類的話』，而其中最使伊憤怒和反對的，便是那種使一個少女沒有分秒時間可以稱爲是伊自己的時間的制度。無奈伊就是生在這種制度之下，佛勞倫司非耐心坐邊別人高聲念書給伊聽不可（『這好比一個人仰臥着把流質灌下喉去』）；伊非專門對付『同伴』委身『邦

婦女消息

▼實部擬定託兒辦法

實業部爲謀工人子女之福利，已擬定工廠設置哺乳室及托兒所辦法大綱，並經行政院修正核准施行。該大綱共十八條，規定工廠平時雇已婚女工達百人以上者，應設哺乳室，其未滿百人者，得聯合附近工廠設置之。又雇已婚女工達三百人以上者，除設哺乳室外，並應設托兒所；其未滿三百人者，得聯合附近工廠設置之。

▼女生看護課程修正

高中女生軍事看護課程標準，業由教育部修正公佈，內分（1）目標，（2）時間支配，（3）教材大綱，（4）實施方法概要四點。

▼訓練婦女勞動服務

首都婦女新運會爲推進婦女勞動服務，特擬訂勞動服務訓練辦法：

客』不可：伊非在冬夜在會客室裏坐多少鐘點不可。學習和修養，伊儘可以盡量獲得，當眞的，伊從伊父親那邊受到廣大開展的教育，不過，希臘文和拉丁文，對伊還心緒是毫無安慰的。伊所渴望的是行動的而不是文學、藝術、或音樂的有誘惑力的門道。一個人爲個人撥拾些雜碎的消息，是一切職業中最令人不滿意的，』伊寫道：『我情願生活而不願意寫作；文字不過是一種爲生活的替代物。……我覺得一個人的感覺，往往消耗在言語上面；它們應該全蒸發爲那產生効果的行動。』

佛勞倫司感受這種自然的內心的衝動，如像上帝的聲音一般。從伊孩子時代起，伊便覺得伊有一種切實的天職，一種從高高在上者那裏來的呼喚。等到伊漸漸長大而至于成人的時候，那種渴望有以答應這呼喚的心情，日強一日，直至成爲伊思想中的大主宰。偶爾的探視貧民窟和博愛的斷片殘屑，閒暇時也曾親自嘗試過；但是不夠，伊所理會的，在乎把伊的一生作眞實的獻身；而伊的家庭和社會整個制度所反對的，也就是這一點。

佛勞倫司生來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不多講伊的抱負，就是伊內心裏激盪着反叛的旋風，看起來還只是溫文而落落。伊暗暗地運用思想，偶然有幾個審愼的發問，不動聲色地轉換任何方法和手段。從十七歲到二十五歲，伊總是在幻想與祈禱；後來伊終于企圖打出一個有用的人生，希望那反希望的家庭的贊助和同意。然而終于不能達到目的。

『我暗暗地打算我這可憐的小計劃，連你都不給知道過』，伊寫信給伊投相投的表姊哈賴雷卡頹(Hilary Bonham Carter)(註九)，『這計劃便是到稅力斯

一、原則 (1)使從實際工作中，獲取做人做事的方法並堅定其服務的人生觀。(2)再從會議探討中，明瞭民權初步。

二、方法：(1)實際工作方面，由隊長召各隊長談話，指示各隊工作方法派員隨時指導。(2)會議探討方面，舉行週會或問題討論會。

▼吳縣老婦救濟請願

江蘇吳縣城外金厙鄉有老婦五百餘人，於四月二十四日下午一時向鄉長楊益清請願，請求救濟飢餓，並借款購穀種，以便下種，被鄉長報告公安局派保安隊武力驅散。同日下午三時半，斜塘附近下莊鄉，亦有老婦二千餘人，向鄉長金福弟作類似請願，保安隊開槍示威，被迫離散。

▼津歌女感化院開課

天津市政府設立之歌女感化院，已於五月八日開課，計到南市一等三四等妓女七百餘名。

倍累醫院去常看護，在這幾個月內學些經驗，然後再同來；有了大黃粉和包紮脚的庇蔭，我就可以和西偉羅（West Wellow）人嫺熟了。讓我一個人去，省得再有人說你的身體吃不住呀，或是別的話頭。今年夏天我親眼看見一個女人死在傻子看護的手裏，伊們將伊謀殺，好比伊們給伊吃砒霜一般。我那時就決定了這個計劃。……自己在西偉羅置一間小屋子。唔，我不大喜歡多講這個，不過我想到一些像新教女會友的事情，不用誓言，知識婦女很可以建樹的。可是關于我的第一步計劃，有好多困難，這簡直把媽媽嚇壞了。我的意思不是在乎醫院實體上的改革，乃是關於外科醫生以及看護方面的事情，這種種你諒來也不難想的到的……。無論怎麼樣，今年是一點兒也不會成功的，不過我不信永遠便是這樣。我以爲我的繼續活着毫無用處，除了年復一年的遠離青春之外，再沒有別的了；而這逐年的衰老，不過適得一個相反的結果。我可永遠不能再幹什麼了……比塵埃和一個夢還不如。我想我們的救主若再番降來地上的時候，我一定會到他那邊去問他，究竟他還要這我同這把我的一生摧毀在虛榮和欺騙裏的世上來做人不。啊，但願萬能的神明把這可惡的生活掃去。』

南丁格蘭太太（Mrs. Nightingale）被伊女兒的不意的提議所嚇壞，這是無足驚訝的。『這簡直好像我要求去當灶下婢似的』，佛勞倫司後來自承道——的確，比灶下婢還要不如。那時候的看護，都是酗酒的醉漢，不誠實，不名譽，有自尊心的灶下婢，是不屑和伊們往來的。

這計劃失敗後，伊母親用盡方法，什麼遊歷呀，各種娛樂呀，去轉變伊的注意，將近八年功夫；可是伊的頽喪，並不因之而減低。沒有事情能使伊活動

▼阿婦勸男子死國難

四月中旬意大軍進迫阿京，阿軍壓敗，士氣沮喪；惟阿國婦女毫無畏懼，依然勸男子竭力爲祖國抗戰。四月十九日曾有婦女數百人集合民衆于京郊，熱烈討論保衛京城之問題。

▼阿后等向世界請命

阿國皇后四月二十二日接見路透社訪員時，聲淚俱下，籲請全世界與論爲阿國主張公道。后謂今爲阿比西尼亞歷史上最危急之時，願主張公道以制止侵略無辜，今猶及焉。又謂阿國並未戰敗，全國對于正義，願堅持到底。又阿皇之十七歲公主，二十七日亦有同樣之請命。

▼蘇聯取締離婚墮胎

蘇聯結婚與離婚新法起草委員會四月二十九日發表報告，含有廢止輕易離婚與禁止墮胎之主張。其所擬新法之目的，在使蘇聯于三十五年內，有民衆三萬萬人。新法將規定：（1）離婚稅，（2）獨身稅，（3）家庭津貼，（4）除在醫院者外，禁止以醫藥方法避孕。

，只有不時的對于家庭客氣的逃避，在巴黎羅馬時偸偸溜走去探探醫院，探探伊所尋得到的貧陋的學校（隨身只帶着一個男傭人），或者弇集軍的統計式的衞生報告在臥室內瀏覽。這裏一寸，那裏一尺，慢慢的伊也許能够得到伊所渴求的知識。最少限度，到了時候，青春可以過去，伊可以跨上光明的大道。

『這兩週來世界怎麽了？我曾經做了些什麽呢？』（註十）我念過女兒作家中給父親聽，還有兩章的雨衣，念過一卷女先知給媽媽聽。學會了七股心記的調兒，寫了好幾封信。同父親一塊兒騎馬。做了八次客人。做做伙伴。好了，完了。』

這樣一年又一年地過去。『啊，永無窮期的厭煩的白日！啊，永無窮期的厭煩的夜晚！不知有多少年數我總是守着那架會客室裏的鐘，想着它永遠不會走到十點鐘！而這麽做怕不知還要做二三十年呢！』

除了出嫁以外，似乎再沒有別的路了；而出嫁，在伊想來，一定是另一形式下的同樣事情。在伊的求婚者之中，只有一個人伊覺得是伊所能愛的。『我有一種需要滿足的智力上的天賦，而那只能從他那兒去獲得。我有一種需要滿足的熱情的天賦，而那只能從他那兒去獲得。』但是還不够。『我有需要滿足的心靈和活動的天賦，而那不能從他的生命中去獲得……。我同他生活，料理家務，萬不能滿足這種天賦……。釘死在我目前生活的存續和虛謗中而沒有別的希望，只有使我難堪。要我甘心情願把它放棄，即使我從此能得到使我過一種眞正富有的生活，對于我也像是自殺。』

『到了三十一歲的我，所看見的不過是死能了。』『什麽都嘗試過了，遊

▼英禁婦女任外交官

英國外交與領事職務，迄不許婦女担任。最近各行政機關委員會，以白皮書形式發表關于婦女參加是項政務之報告，內稱英政府擬不變更其現有之地位，因婦女担任外交職務之時機，尚未成熟云。

▼蘇聯婦女充任艦長

蘇聯海軍軍艦上均有婦女服務，如水手、機師、無綫電員、隊長等，近更有一女艦長，名愛娜。愛氏出身爲一水手，因辦事幹練，得升艦長。

▼古巴女子參加軍隊

古巴比那台里沃四月十九日舉行陸軍校閱時，有女性步兵與騎兵各五十人參加。當騎兵緩轡馳騁時，民衆熱烈歡呼。

▼英婦反對重整軍備

四月中倫敦聖保羅大教堂突來一少婦（係南城良家婦女），行至祭台，裸其全身，高舉兩手，矻立不動，約數分鐘始去。據官稱，此舉在反對英國重整軍備云。

歷外國，善良的交遊，什麽事情都付，』『我的上帝呀，我將怎麽了結呢？』

當時佛勞倫司無論怎麽樣也不會安身在伊母親的天地裏，那是顯而易見的。伊漸漸過了結婚的年齡，伊就更加不安定了，更加堅決了，同時發現一種理解，覺得有朝一日活動的工作，一定會被准許的。佛勞倫司因爲有這一綫希望振作伊的精神，所以一八五一年那年到外國去遊歷的時候，伊整整抽出了三個月功夫到開首華士女執事院受訓練，伊的方針，也就在彼時决定了。伊始終覺得看護是伊生就了的前程；是從上帝那裏來的聲音。

有好幾個月功夫要會客室裏的鐘的答的答地走到十點鐘，佛勞倫司才得自由離它而去。可是現在，伊的目標既然認淸了，固定了，伊就能耐着等候了。

『我想起來眞高興，我的靑春已經過去了（註十二），我喜樂的是一個人一無所獲而靑春將永不復囘——那個愚昧和拘束的時代，未遂的失望和令人失望的無經驗的時代。』在這期待的期間，伊的光陰，大半消磨在草擬哲學的計劃上，這計劃，幫助伊直至伊人生的終局。

『是衔年的終期。我眞高興這一年又過去了。雖然，我自信它還不是白白地消磨去了的。我把我整個的宗教信仰從頭至尾的又改造了一下。我已經能夠認識上帝。我又把我的社會信仰改錄了；將兩者都寫下了，以備將來時候到來之用。』

什麽時候呢！就在眼前了。幾乎不到一年之後，伊就做了一個小規模慈善看護院的院長，再隔一年，伊那偉大的事業，便開始了。因爲在一八五三年那年冬天，就發生了克里米戰爭（Crimenn War）。

（未完）

（註 九） 一八四五年十二月。
（註 十） 一八四六日年記。
（註十一） 一八五二年五月給伊父親函

前倨後恭



（小成）

上海

唯一薄利大商場

新新公司

南京路中　電話九四一一五・六・七・八

純粹華人資本　自建偉大商場

推銷中華國產　統辦環球貨品

樓下　二樓　三樓

罐頭伙食　兒童玩品　化粧香品　男女手套　燒青錫器　中西靴鞋　新裝禮服　床毯檯毯　珠寶首飾　福州漆器　旅行皮篋

糖果點心　燒味野味　名廠香皂　西裝用品　花色綢緞　洋服大衣　北口皮貨　歐美鐘錶　玻璃器具

中西美酒　金華火腿　絨毛內衣　草帽呢帽　名貴絲絨　婦女用品　中西瓷器　電燈電器

雪茄香煙　學生用品　頭刷衣刷　冷熱水瓶　衣邊絨線　兒童服裝　象牙銀器　無綫電機

文房照相　中西藥品　毛巾手帕　洋傘皮夾　時花服式　新花窗簾　精配眼鏡　美術傢俬

運動器具　參燕銀耳　絲襪毛襪　五金利器　呢絨布疋　毛毯錦被　中西樂器　銅床鐵床

商場樓下特設禮券部　精緻禮券　送禮佳品

飲食部　夏令冷飲　各色點心

附設新新大旅館

新新大酒樓　新新理髮所

新新游樂場　新新播音臺週波七八〇

電話購貨請撥九〇〇〇八

不論購貨多少　不論路途遠近　立刻送到　並不加價　毋須送力

外埠購貨可從郵局函購手續簡便辦法穩妥

「派克」自來墨水筆　款式最多　定價低廉



實生活

小黑衣使者的生活

芸娥

我的學校是在上海徐家滙，說起來怕是大家都很知道的，因爲啓明女校，是有悠久歷史的一個教會學校，這樣也許有人願意知道我們內裏一些情形吧。因爲這里的情形，是和其他女學校略略有些不同，所以用我淺薄的字句，來略略述說一點我的學校生活。

說起來我的進啓明學校，是經過我的父親和母親一番口舌的，當我在讀完了初級中學的時候，父親打聽了好多教會學校，他的意思是要規矩嚴、功課好、用費也省的學校，但是問了好多親戚朋友，要完全合于父親三個條件的學校是沒有。我母親呢，伊要我走讀，就在近邊的中學校上學，伊說這樣一來，伊可以隨時照應我的冷暖起居，一方面我在早上晚上還可以幫幫伊料理家務，因爲我的家中弟妹很多，而且沒有用人。在暑假快完時，我的學校還不曾決定，有一晚半夜三更，我們正在睡得很好，忽然聽得父親和母親嚷起來，父親說：

『哼！你是女人，那知道現在學校里的底細呢？你所說的那個女子中學，上一學期只上了一課國文科，這樣伊能夠學得些什麼呢？我又不是化錢叫女兒去鍍金的，我要伊畢業以後掙錢來培植伊的弟妹的。』母親的聲音，憤怒中帶着悲哀，伊叫道：

『啊！我比你明白得多，你的姪女不是被外國老太婆關在黑的水牢裏一個禮拜就生了滿身癬疥嗎？王家的阿囡不是被那洋婆澆了火酒滾在地上爬來爬去痛得半死不活嗎？洋人會把我們當人看待，哼！』

最後我不曾去母親所反對的那幾個嚴厲的教會學校，我也不曾去父親所反對的那個女中學。

我的舅舅終于送我進了這里來了。

第一天到學校時，我感覺得很生疏，我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抄了一張功課單，望望四面全是些陌生面孔。這樣大的自修室，我是第一次看到，幾百個同學坐在一起，沒有說笑，也沒有走動，我用眼角去看左邊的同學，伊們，在用心寫大字，額上漲出好

些汗珠子，我稍稍回過面孔去看右邊的一位年長點的同學，伊在看聖經，忽然，坐在我前面的一個小姑娘，轉過頭來輕聲地問我小便間在什麼地方。原來伊也是一個新學生，今天才進來的，和我一樣。

『噓噓—咄咄咄…………』

一個身子很高的黑衣先生站起來看我們了。我嚇出一身冷汗。我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

第一課是英文，書上有一個抱小孩的天使，那位外國先生說話很快，我只看看美好的圖畫，不大明白書上的意思。

第二課是法文，字母和英文一樣，只不過多了些彎彎曲曲的記號，我們全是新學生，從ABCD認起。教師是一位年老洋先生。第二課後，全數同學忽然排列着走動起來，當時我猜是那一定是到草地上去操體操，不料伊們竟朝一間大廳走去，那裏有好多長櫈子放着，靠壁的兩邊，而且有櫥，一格一格地，同學們居然在櫥邊站住了，而且悉悉索索地在格範中間拿出些東西來吃將起來。我呆住了，不知怎麼辦，有好幾位新學生也和我一樣，東張張西望望，手足無所措了。最後我們發現我們也有各自的格範，可惜都是空空的，我就決心要寫信去告訴父親，給我送些餅乾糖果來。

我們正在袖手旁觀時，伊們又走動了，自修室中已經坐好了那個黑衣先生在等待。我看了看功課單上面寫的第三課是自修，眞是奇怪，幾百個人在一淘，一些聲音都沒有，難道伊們連氣也不透一口嗎？四面變得十分安靜，只有我心上不安靜，面前放了一本法文書，心內在想從前學校里的好玩的熱鬧情形，我愛揹起短裙在草地上奔跳，我愛跳遠和跳高，我愛和小朋友比手勁，有一次我從鞦韆架上滑下來，面孔跌在泥漿里，好比一個印度阿三，大家都笑起來，我自己也笑了。

『噓噓—咄咄咄……』

我嚇了一跳，我臉孔就發得熱起來，心上別別的跳着。

上午最後一課是聖經，我更莫名其妙。課後立刻吃中飯。吃飯是有一定時刻的，先吃完的不可以站起來，小菜很好吃，大家都在斯斯文文的吞嚥。吃完之後，是洗面，洗好面，大家走到草地去玩球散步，伊們大致都是三五成羣的玩着，只有新學生東站西立的沒有手勢。忽然鈴一響，又是上課了，來了一位年老的男先生，長袍馬掛，端坐在講台上，他問我們古文觀止唐詩是否大家都買了來，沒有一個人回答他，我就說我買好了，

忽然，又聽得：『咄咄咄！……噓噓噓！』

回過頭去一看，又是一位黑衣先生，怒容滿而地站着，啊可怪，為什麼講台上有了先生，後而又來一位先生呢？

黑衣先生略略的說：『書本統統發給伊們了。』

國文課後是理化，講台上是一位年青的男先生，我們後面是一位年老的女先生，這回我不敢做一點點聲音了，我只細細地聽着同學們，把疑問問女先生，女先生把疑問問男先生，男先生把答話給女先生，女先生再把男先生的答話給學生。

接着是自修課，是算術課，後來忽然又排隊起來，走到食廳去，這回是正式點心，不像早上的可以馬馬虎虎。正式點心時間是和功課一樣要緊，大家非吃不可。吃的時間，是很長的，大致得半點鐘，大家都在默默地吃，只為難了新學生子。吃完之後，是手工課，多數人做的是外國絹子，有些人綉得真好極了，細巧玲瓏到不可以形容，我真的發急了，怎樣學得會呢？頂初步大概是學狗牙齒，但我連狗牙齒也做不來。手工課一直做到六點鐘，大家就吃晚餐了，因為今天是禮拜五，所以中餐沒有肉，晚餐也沒有肉吃。

飯後在草地上只廿分鐘，就上自修科了，直自修到八點鐘就寢。燈火一齊滅去，大家必須真心地熟睡去，因為明天一大早起，就要起身讀經拜神的。

過了些日子，我就慢慢地熟習學校的規則了。寫好家信，先送與『嬤嬤們』去查檢，在週訓時，俯下頭細細記認嬤嬤的教訓，什麼叫做品行、禮貌、齊正、用心，校訓的解釋。上

上海大新有限公司
電話九七〇〇〇號轉接各部
推銷中華國貨
內部設備
新穎壯麗
冷熱氣管
冬夏舒適
電動扶梯
無勞跨步
貨物精美
定價劃一
如蒙賜顧
無任歡迎
選辦環球貨物
地址南京路西藏路勞合路

過有什麼一項被嬤嬤認爲品行不端之處，如大笑、快走等，應努力改好。有的同學爲了燙頭髮，搽粉，穿長旗袍，也和我一樣受到處分的，也改過自新起來。

就是沉悶的冷板凳，也坐慣了，屁股痛了也不敢動一動，三百多個少女，像老和尙入定一般地筆挺坐在沒有背靠的矮木凳上，態度異樣尊嚴的。還有上課時候，我們都能很自然地把一切疑問轉問嬤嬤要求解答，男先生就像一尊爛泥菩薩，不和學生有任何言語交往。我們沒有任性的活動，但是我們都也是孩子一樣活潑，怎麼辦呢，大家就把注意放在吃食上頭，好在來這裏的大都是有錢人家的小姐，吃小點心，吃大點心，吃這吃那，食堂里的格籠滿滿的，只有很少數來自經濟家庭的人，爲難一點，飯台上坐下來只能把公共的鹽沖上永遠預備好的開水泡一杯鹽水喝喝能了。

在我們校中交朋友是有階級性的，因爲分數利害衝突不能交，高一級的同學看不起，我們不能交，低一級的同學我們又看不上伊們，也不能交，所有的只能在每級同學中的利害不衝突可以往來。朋友大概是三三五五的多，二個一對的少，偶然有什麼假期，大而有涼意的月亮，普照在散心場上，就可以看到一羣一羣黑衣、黑裙、黑鞋、黑襪的小老太婆，憧憧往來着，幽微地低語着，忽然有更高大的黑影橫掠而過，這是阿姊們呢，阿姊們也和嬤嬤一樣的長黑裙，寬黑褂，黑念珠，但是伊們的帽子比嬤嬤們的小些，後面拖的兩方帽帶，也是麻質的，不是絲做的，但是伊們的地位，比先生們高得多了，先生們連一頂黑帽子也不准戴，伊們就穿上一些素靜的平常衣服，這表示伊們的虔敬程度，還差得遠呢。朋友們還在指示我們新學生怎樣才可以由阿姊升做嬤嬤，忽然一位洋嬤嬤大踏步而來了。清風吹動伊的軟綿綿的綢裙、綢衫、綢帽帶，飄飄然好比一匹大燕子。伊胸前的金質十字架，照映着月兒，發出閃閃的光耀。嬤嬤們是已經接近了天堂和聖母的布道使者。伊們是我們校中頂權威的主持，是數百位小黑衣使者的引導人，引導伊們往天路進行。入間何世，此時何時，小黑衣使者是滿不在乎的。

徵求

本刊徵求關於各界婦女生活的自述或描寫。凡是實感的記錄，一概歡迎。篇幅最好在三千字以下。如附有意義的照片，更所歡迎。

編輯部啓



機會

落葉

李紫眞中等身材，長項頸，小圓面孔，嫩白皮膚，蒼白得近乎貧血的樣子，一雙烏黑而澄清的眼睛，帶着美麗而憂鬱的光輝。伊脚上不穿鞋子，只穿了一雙淺灰色的紗襪，這是伊五年以來的習慣。習慣了，便能成自然。當伊走到樓上的時候，伊的脚就能很聽話地把鞋子脫下，于是再踮着脚尖，輕輕地，悄悄地捧一些吃食走進丈夫的—不，挾灰手的房間里去。如果伊的運氣好，丈夫，不，挾灰手吩咐伊當一些小差事，伊就像燕子一般飛向挾去，留在他的房中過一刻或廿分鐘的快活的、悲哀的、提心吊胆的光陰，雖則，啊—那是多麽不可多得的機會呀—伊提起心、吊起胆，怕伊的丈夫——不，挾灰手，撻着床、揮着手，叫伊滾出房門外面去，因爲這時醫生說過，不，挾灰手也好好地對伊說過，這是應該的，因爲生肺病的人最好要讓他稱心如意。伊，李紫眞，雖則來自田間，只懂得那是燕麥，這是蕎麥，以及菠菜、芋艿、毛豆、茄子等類，可是伊曾做過小鎭上人的五年媳婦，而且幸運得可觀。公公是那個小鎭上數一數二看護出身的大西醫，伊是個神經質的女孩子，于是伊就開始學、聽、想，終于懂得了。公公把兒子放在身邊做助手，洗洗爛脚、瘌瘌頭、爛耳朵之類，自己可以更加顯得忙做一些。嘿！已經用了助手，可見生意興隆。但是伊的丈夫—不，挾灰手，年少志高，有一晚終于對妻子說出自己的宏願，他說明現在自己幫助爸洗爛脚，而且實際上每天洗不到一雙爛脚，將來決不會有什麽前程，因此他很想再去求學，他又解說了一番一個高小畢業生很難得有希望的話，最後他表示只有妻子可以幫助他；眞的，夫妻本是同林鳥，五百年前訂婚姻。伊，李紫眞，以爲丈夫—不，挾灰手的話總是對的，于是乎伊用藍花布大手帕包了一雙白銀辮子鐲，一雙鍍金一根鐲，一副老光珍珠長耳環，一支赤金如意簪。第二天伊的丈夫—不，挾灰手，就失踪了。婆婆的三角尖眼，立刻從伊的手上、耳上、頭上調查出眼線來了，伊只好紅

着面孔聆受公公的咒罵，婆婆的鞭打；有什麼辦法呢？幸喜十天以後，省立第一中學來了個信。啊，哈！兒子已經考入了皇皇的中學校了，而且居然名列前茅。這小鎭上怎容受得下如此重大而光榮的新聞！隣舍、親戚、朋友等人，都源源而來，大多數是來讚美，次多數是來探個究竟，預備自己的兒子孫子也可以去考考，少數的人們，是懷着妒嫉而來的；不過見面時，大家却都發一樣的話：『呵，恭喜呀！將生先生，令郎中了舉人了呢。』想着小學畢業是秀才，中學生不是舉人了嗎？

公公婆婆只好裂開嘴笑了，還能打罵媳婦嗎？冬天兒子回來了，大家歡天喜地，而且還生了個孩子。公公就一箭兩鵰大開筵宴，給孫子做滿月，同時也給兒子祝賀，並請了一個報事的人，手執小銅鑼，拿了名單，按戶就門的去通報。這是出于一位老舉人的指教的。他說，他進舉人時就這麼辦的，現在依然是光緒皇帝陛下，當然一樣。銅鑼噹噹地響遍小市鎭，賀禮洋就源源而來；頂客氣的一元，頂少的小洋四角，除開辦酒外，呵！春季的學膳，早已夠數了。

但是人事莫測，那年夏天，公公的生意，竟然一落千丈了。爛脚爛耳朶的病人少了許多，瘌痢頭簡直絕跡了；于是兒子的學費，就絲毫的沒有辦法，于是媳婦就抱了兒子，別了丈夫，——不，揆灰手，到娘家去。做丈人的誰不愛女婿，做母親當然更愛女兒，老農夫開了倉，糶了三天的米，打個大大折扣，把米如數脫手，不夠數，把麥子豆子也賣個精光。哥哥的面拖得一尺來長，于是妹妹就孳孳滿手，笑容可掬地回到鎭上來。此後此後，事情當然正多着呢。

今天伊手上捧的是燕窩。

『喂！今天是十一嗎，——李案眞？』

『對的，揆灰手，對的，不差：吃燕窩吧。現在已經兩點另五分點了。』伊捧了一個小小的紅花白磁蓋碗，站在一邊，小心地呼吸着。

揆灰手望了望開着的窗外的藍天，天上片片的白雲，一忽兒又掠過幾隻小鳥；窗口左角的法國刺槐，顏色還是澄碧油油的，並不感到絲毫的秋意。他想到人也是如此呢。中年人只要雄心依然，幻夢如猪，就與少年有何分別呢？我揆灰手王雖說年已四十二歲，我的前程是無限的；生命的道上，只有一個阻礙，這阻礙，現在也已大體就緒了。『噓！』他高興了，吹出一口長氣。

『揆灰手，怕點心冷了呢。吃了吧！』

『唔……唔……今天的燕窩太淡了。』

『好的：我來加一塊方糖』，李素眞戰戰兢兢的站起來，走過去拿白糖。

他的眼光隨了伊向前過去。伊今天穿一件天藍短襖，尙靑長脚褲子，外面罩一個淨白圍裙，俊俏的背影，引起他十年前的回憶。也在這樣的明麗初秋天，也在這樣靜悄悄的房中，他曾擁抱着伊，跳着笑着，告訴伊他的夢、他的希望、和他所能保險可以享受的幸福。他的本意原是想用眼去監督伊是否多放半塊糖，或者少放半塊的，萬不料會引起這樣不幸的回憶。他痛恨自己了，他努力搖着頭，要把這些老死的瞎想搖去。

『唉！……唉！……你出去吧。唉！李……』

李素眞嚇昏了；只有三分鐘功夫（因爲糖罐的蓋子拿不動，化了三分鐘工夫），揆灰手竟生氣到如此田地。伊只見他滿面紫漲，散髮蓬鬆，努力在把身子反來覆去。

『揆灰手，請保重吧！「機會」總快來了呢。請保重一些吧』，李素眞把加了糖的燕窩放在床邊的小圓橙上，抖擅地說着，便急急溜出房門，臨出去時，手不住的揩着眼淚。

伊的揩眼淚是有道理的；伊看着揆灰手已經瘦得不成樣子，醫生說他如果再瘦下去，怕會吐血復發：如果吐血復發，那就有生命之憂了。

揆灰手聽得機會快要來了的話，總平靜了下去。他欠起半個身子，拿着燕窩來吃；但只吃了一半，又睡下去了。他用小圓橙上李素眞老是給他洗淨的潔白的三角毛巾揩了揩嘴唇，又在枕頭底下摸出一面鏡子來，照着面孔。眞的，今天的面色是不差，只鼻樑有幾條縐紋；但這並不要緊，老張老許，哼，都比揆灰手老得多，老張甚至手頹了光頭，還不是全討了才貌兩全的新太太嗎？揆灰手又回想起上兩次的失戀事件；唔，那也並不能算什麼，嚴格地講來，也不能算爲眞正的失戀。『實際上我也不稀罕這種女人！』總之，無論如何，機會正多着呢。他又把鏡照了照，覺得眼睛亮亮的，鼻子高高的，耳朵雪白，兩頰微紅，哼！就是那般小子，也只如此丰采罷了。一陣希望，在揆灰手的心上放出紅光來，他無意中兩手抓了抓頭髮，——糟了，這一來，就使他的希望受了個重大的打擊。頭髮的確稀疏得可怕，把鏡子再照一照，啊！更是傷心極了！『唉！「機會」啊「機會」』，揆灰手竟哭了出來。

李素眞早已回到樓上，站在房門外偷聽，怕病人有些什麼需要呼喚，

一聽到丈夫，——不，揆灰手痛哭起來，伊忽忙地進來勸慰。

『揆灰手，保重保重吧！機會是快要來了。我來講給你聽，現在離開學快近了，這次你們每級都招新生，其中女生有三分之一，你不是親自對我說過嗎？機會是很多呢。請保重吧。我求求你。呀，不要哭了，揆灰手！』

『太太，下面有客呢——一位小姐』，娘姨出現在門口報告，

揆灰手眼睛一亮，『啊啊！一位小姐！啊啊！』

『我要去見伊。叫伊坐在客廳里等就是了』，揆灰手居然像一些沒有病的樣子，揩了面，塗了些司丹康，抹了些白玉霜，慢慢地踱到樓下去了。

李素貞趁機會把床上的被頭拖出來，拍去了些病氣和皮膚屑，換上一條白被單和一個乾淨枕套，大聲地匆促地揩着桌子、椅子、床檔，然後又把窗幃搖去了灰塵，再拖出地毯來，叫娘姨去大門外打撲一下。娘姨告訴說來的是一位美麗時髦的小姐。伊去送茶時看得很仔細。

『機會是來了』，李素貞心上唸了這一句，忽然，卻覺得一陣無名的惆悵，雖則離婚書早早已經由揆灰手擬就，說是協議離婚，並且又叫伊劃了花押。他說如果伊真正愛他，就應該答應他離婚；他說人生沒有比精神痛苦的痛苦最難受的了，如果伊永遠做着他的妻子，他要痛苦一生。伊想自己的確是真正愛他，所以，經雙方商量了幾天，伊終于一邊痛哭，一邊在離婚書上簽了字，就是，揩了個圖。揆灰手又說要他的病完全治癒，除非使他有一個心愛的夫人。這夫人至少要中學畢業，懂得社交，明白愛情，唱得像百靈鳥，跳得像梅花鹿，能用媚眼左右睇斜；但是頭呢，要並不動一動；年紀最多不過二十歲。總之，伊必是個有靈魂的女人。最後，頂主要的，伊須能運用接吻擁抱，使得丈夫幸福。當時李素貞就鄭重地考慮，說伊情願勉強試試，因爲他也曾真正愛過伊多年，而且兒子已經十歲了。但是不成，真的不成；因爲第一，揆灰手根本不相信一個農家女子有做大學教授夫人的資格；第二，雖則李素貞小于自己十歲，可是他的目標是二十歲，試想老張五十八歲，新太太還只有十九歲哩！縱使我揆灰手王趕不上校長教務長，那麼二十一二歲的新太太，就不配娶一個嗎？因此揆灰手堅決地拒絕李素貞的要求繼續做夫妻。李素貞終于答應了，劃了押。不過揆灰手因爲病假尚未痊癒，他要李素貞給他暫時管理家務。第一因他的

性子爲了病，變得非常暴躁，怕用人服侍得不貼心；第二他的吃東西，非常愼重，不得多放半粒鹽，或者千份之一盎斯的醬油的，而李素貞就是懂得他的口味的唯一的人物，所以撲灰手主張伊應該用友誼的地位來服侍他，直等他尋到了有靈魂的夫人爲止。好在『機會』是很多。在這個過渡時期，他說大家就中止夫婦的稱呼，他從前叫伊素妹，現在改爲李素貞；伊呢，應當叫他作撲灰手王。他是大學教授呀。李素貞學了二天撲灰手王，居然學會了。伊將他的一切要求都答應下來，就因爲伊眞正的愛他。

不過撲灰手王的淸恙，就是好三天、歹四天，而機會有時來了又去，去了就不容易再來。但是李素貞的心底里，當然囉，你知道，我也知道，頂好機會慢些來。不過有時候，伊也誠懇地盼望他的『機會』快些光臨；只要能夠救伊的柔情而多感的丈夫，就是犧牲了自己，也有所不惜的呀。

現在聽到娘姨的話，伊想『機會』眞的來了；伊呆呆地站在窗前出神。

『阿！李素貞，我問你一句話。』伊猛回頭，看見撲灰手王站在背後，紅光滿面，簡直年青了十歲，伊眞想撲上去抱住他，哭出心底的隱衷來，說：『求求你，讓我留下吧！好哥哥，你是對天立誓過，終身只愛我一個女人的。你說我又年青、又美麗、又熱情、又勇敢、又溫柔、又體貼，現在我既不老醜，又不會改換過性情呢。』李素貞臉上流下兩顆大的晶瑩的淚珠。

『咳咳！——來，——咳——我問你——咳咳！』撲灰手咳得滿頭大汗，面孔紅得像窗外的美人蕉。他並不曾看到李素貞在哭泣。

『咳——我問你；你說靜修庵已經說妥了，不是嗎？我想開學以後，我就搬到學校里去住，你就上靜修庵去吧——咳！』

『好的，好……的……撲灰手。』

當天晚上撲灰手因爲高興過度，一點兒也睡不着，他說爲了便利起見，叫李素貞不必撑滅電燈；但是李素貞怕撲灰手會傷眼光，所以伊特地給換上一個蔚藍的綢燈罩子，使室內映成一片柔和而幽雅的淡藍的色澤。這

招魂

著者　長庚

定價五角

是新詩壇上的明星

是婦女作品中的翹楚

經售　北新書局　世界書局　大東書局　作者書社

時夜已靜了，他悄悄地躺在大銅床內，思量思量白天的佳運。『總之，只要把伊的要求做到，至少，友誼之苗，總得能生根了的。』揆次手面上一陣紅光，覺得心口有些熱辣辣的，『咳！咳！咳！……』于是欠起半個身子來，喝了一口西洋參湯。『無論如何，少女的胸懷是虛榮的，好高的，看近今大名鼎鼎的名流學者，都丟了黃面婆，另結良緣，全是些知識階級中的青春少女，便是鐵般的明證。』揆次手覺得十二分有把握，不覺精神百倍起來。他覺坐了起來，拔出鏡子，照照自己的面孔。『呵！真不差呢。』在燈光下揆次手竟然顯得非常年青，而且還美麗呢。他願意像强壯的小夥子一樣，走得快、跳得高，那末庶幾少女們看不出自己的老態。想着便搖搖地爬下床來，試試步履。『今天下午不是走得很好麼？而且那位密司居然也送過一個青青的青睞過來，說不定這是個暗示，暗示我揆次手並非是個中年以上的脚色。……』

『揆次手，請安睡吧。醫生說你應當有安靜的睡眠的。什麼事都請放到明天再想，我請求你，保重保重吧。』李素貞睡在後房的行軍床上，因為丈夫——不，揆次手的緊要吩咐，叫伊今天晚上無論什麼事，都不許進房來幇忙，他要安心考慮一件哲學問題。伊答應了，而且奉命不敢來遞水捧茶；但是伊從未入過夢鄉，因為，第一，伊在想『機會』的降臨，多少有些惆悵；第二，想到靜修庵的當家對伊演講的一番大道；第三，頂頂要的，伊怕丈夫——不，揆次手，會出什麼亂子，因為醫生是再三叮囑，要他平睡一個夏天的；他說如果多運動，熱度會加高，而且要吐血。現在聽得他竟然在房中大步地踱了起來，伊驚怕了，只好哀哀地隔着板壁求他了。

『唔——你不用管——咳！咳！咳！——』揆次手一聽得伊的聲音，覺得一天的喜歡，都付東流了。

『咳！咳！咳！這女人……唔，這女人……咳！』

李素貞起來給擰滅了燈，看看丈夫——不，揆次手，已頹然地倒在床上，緊閉着眼。伊以為他居然肯聽自己的請求安睡了，並未明白丈夫——不，揆次手，却是因為敗興的原故，遂使脚骨都軟了呢。

第二天一大早起，王府的電話搖得震天價響，接着是紅面孔、粗頭根、挺着大肚皮的醫生先生，坐着八缸大汽車，帶着白衣美女郎，一個、二個、三個、甚至四個，大家聚集在揆次手的會客廳里，大發宏論。『鹽水針是必需的了——五百西西至少。』

『強心針當然第一，兩西西半就夠。』『麥角趕幾斯我有經驗。』『配克多兒我是常用的。』

揆次手的熱度很高，醫生囑咐什麽事全不能動彈，絕對禁止談話出聲；枕上床上血花斑斑，醫生也說不可動，等他血止後，方可換被單枕套。他頭上包了一塊白紗布，雙眉微促，兩頰緋紅，急速地呼吸着。

李素貞按照老例，把帆布床安置在銅床對面，踮起脚尖，整理了用具藥品，看了看天色：沒有月，沒有星子，有些雨意。伊把窗幃拉得攏一點，然後走到後房，拿了一條長布條子，一端去繫在銅床檔上，一端把來繫在自己的腰間，輕輕地躺了下去，滅了燈，手上抓着夜光表。

想起早上的情形，心又猛烈地跳個不住。伊嚇得頭昏眼花，簡直連思想都沒有了，只有簡單的祝語，在驚惶的意識中：『但願生命無危險；但願但願！』

伊覺得腰支微震，立刻反身起來，走到丈夫——不，揆次手的床前。揆次手微微張了張口，李素貞立刻明白了，連忙把開水用長柄小茶壺灌入他的口中去。

十分鐘之後，腰支又震了。揆次手用手在小肚子上一點，伊悄悄地捧過一個光亮的玻璃夜壺來。用了，伊細細一看，顏色是紅的，伊的心上記憶着醫生的警告，又是一陣驚惶。

又是五分鐘，腰支又震了。這次是吐痰，伊用潔白的麻紗手帕去給他揩出來，一半是紅的，一半是黃綠色的。

『沒有血呢：眞的，你快痊癒了。放心吧。』伊低低地在他的耳邊說了一句慌。

伊似乎聽得病人在打急促而輕微的鼾聲。『呀！但願生命無危險！』伊逼着呼吸，總着兩腿，不敢發出絲毫的聲音。

揆次手因爲熱度退下了好些，而且聽得血已停止，就大大的感到安慰，朦朦朧朧地入夢了。夢中走了不少的道路，非常吃力。夢中又碰着很多的機會。就連前幾天來的那位小姐也在內的；但忽然又好像一切機會都生翅膀飛走了；他不由得傷心起來。

『啊啊！「機會」呀，「機會」呵……咳！咳！……』

『好哥哥——不，揆次手，你醒醒吧；你的手壓在心口上了。「機會」是有的，放心吧！你好好珍重身體吧！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呢。保重吧，我求求你呀！』

現在揆次手已經甦醒過來，不哭了。伊給他喂了一些止咳藥水，又喂了安神藥粉，分量和調度，全照醫生

的叮嚀。

半年以後，揆次手已經健步如飛，飯量比前大增，藥品已差不多完全停止。從廬山下來的一天，轎夫個個稱呼他作少爺。啊！你想『少爺』是何等希望的尊稱呀！揆次手幾乎在轎中高歌起來。忽然，一個轎夫喊道：

『喂！朋友，走慢一點，後面少奶奶的轎子怕迷路呢，朋友走慢一點！』

『唔……唔……』揆次手感到一陣沒興緻。

× × ×

『啊哈！老王！你真年青多了。啊哈！』

『老王你這次的離婚能算實行嗎？要是真實的話，我來介紹你一位密司吧。』

『哈哈哈！讓我先討一杯喜酒喝。

要是你也採取老許那種半憑不尬的同居辦法，就算看不起我們，以後我們不再是道義之交。』

『好的，好的，閑話一句，我贊成有了女朋友，就得公開；不然的話，彩紅色的芳箋，准予扣留。路不通行。老王你仔細些。』

『嗯，老王早已有了密司了；是不是，老王？』

『好傢伙，老佩，你真是個福爾摩斯，前年老張的秘密，也是被你首先揭發出來的。我看你文學教授以外，這應當兼偵探長呢。』

『哈哈！不差呀；哈哈哈！……：……』

『哈哈哈！……………』

× × ×

是一個夏天的靜夜，在荒僻的山谷間，一排古老的灰色籬笆，圍住十多間半舊的矮矮平房，殘缺的淡月，照映出平房邊一塊斑駁的滿是蛛網的匾額，匾額上朦朧地現出『靜修庵』三個字。這靜修庵中修行的人共有五位：四位是老年人，伊們都已安睡了，只有一位是少婦。這少婦的姓名，只有這時候天上的淡月和疏星明白。伊披散了髮，穿一件寬大烏黑的長佛袍，悄悄地依偎在一顆十丈古槐樹枝上，仰起頭，茫然地望着西方；山腳下鳴泉嗚咽地流着。伊似乎不曾見到草間螢火閃閃地飛過，伊似乎不曾覺到夜已過半，伊總是茫然地望着。夜風把槐葉微微吹動，細碎的月光，照着伊那慘白的容顏上的兩行輝爛的淚珠。

『啊！但願啊「機會！」』擅抖的祈禱聲和川珠滴地聲，一樣的輕盈幽微。

『啊！但願啊「機會」！啊！早臨到我們的愛人。』大殿上五百尊古老的羅漢，一齊發出深長的歎息。

× × ×

招魂（詩）

長庚

中華之魂你在那里？
我垂着頭找尋，
我拖長了面找尋，
我穿着草鞋背着雨傘
在森森的黑夜里找尋，
在淒淒的風雨中找尋。

中華之魂你在那里？
我走過大街小巷古城，
走到東海之濱峨嵋山之頂，
走到鴨綠江畔，走到羅浮中心。
都不見你的踪影。

中華之魂你在那里？
原野是那末荒涼那末淒靜，
我聽不見你激昂的悲歌，
我聽不見你病苦的呻吟，
難道你眞的死去無踪影？

中華之魂你在那里？
你曾在東方指揮過文明，
像一條彩虹映在大江中心，
你也曾北出蒙古東渡東瀛——
看！滿天星斗都在爲你抱不平。

× × ×

你被豺狼咬傷了手脚，
你被窮困啃爛了皮筋；
蟋蟀們的爭鬥傷了你的心。
但是熱血還在你脈管流，
快把憤怒喊出喉頭！

不要管遍體的痛傷，
不要管彌天的羅網，
掙扎起來吧，趁早：
趕上太平洋的怒潮，
跳到血海狂瀾中洗個澡。
摸摸你的心口正是在發燒：
火山似的燒火山似的爆，
發出霹靂的吼叫，
給弱小民族作担保，
我們的勝利啊遲或早！



玄武湖閒寫（隨筆）

紅葉

一天是星期早上，陽光射透窗紗，喞喞的鳥聲，歌佈在柳梢頭上，把天涯遊子的好夢驚醒了。披衣起來，獨自憑欄遠望；湖水滄茫，湖上的薄冰，已被春風吹去了；紫金山峰的積雪也消失了—祇是一片蒼鬱的山色。輕寒薄暖，春到人間，園裏的幾樹紅，梅都開放得色艷奪目，香氣襲人；院北的十幾株的櫻桃花，也都含蕾欲綻；地上的枯草，漸漸披上鮮綠的色澤，茸茸如茵；堤兩旁的柳條，都已露出嫩芽，臨風招展，碧綠可愛；湖水滾滾，微風過處，漾起波紋，在那金黃色的日光下，反射出晶樣的光芒；湖上還有四五小舟，泛棹其間。啊！一幅多美妙的天然的畫圖！久經沈寂的玄武湖，今早居然已充滿了勃勃生氣，和嚴冬時節的冷落景象，眞有天淵之別，我不由得低念着：『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

去年的夏

時光如水，我的湖畔生活，轉眼已經九個月了。新都之大，在我看來，其能致人懸念的，却祇有這一個幽雅的玄武湖。當船在太平洋的時候，我心裏常懷着一種恐懼，生怕回國時已經殘荷聽雨，使我幾年渴望一見荷花的心願，又成了夢幻。所以我一到都門之後，便邀了幾個女友乘車奉訪。果然，車到湖門，就有一陣幽香送來，精神爲之一舒。放眼湖上，只見一片碧色，翠蓋如雲，出污泥而不染的芙蕖，鮮妍得如粉裝脂染。它具有梅花的香氣，牡丹的顏色；好比百數仙女，婷婷玉立在翠錦上，又好比羣星燦爛在綠雲中。幾年的濶別，玄武湖一切無恙。遠遠的紫金山，依然帶着蒼藍的顏色，台城殘缺，仍是滿壁的藤蘿。堤上兩旁楊柳較當年不同，已長成了杈枒大樹；堤岸也增闊了數尺；堤上遊人如鯽，車馬如雲，湖畔的舟人則爭相論價。我們雇了一隻小船，教舟子向荷花深處撑去。我一邊向朋友報告着異國的景色，一邊鑒賞着久念的荷花。它們中有不少已經結了蓮子。眞的，遲回一步，怕就只有賞殘荷的分兒。我們還想流連着；但催人的月輪，已上東山。我們就只好捨舟登岸。此時朋友們已在玄武樓設宴爲我洗塵。月光水影，倚欄把盞，常是人生的快事；然而必須江山無恙，荷花才不致遭劫，我們這一羣，才得常此快事而無憾……。於是不飲酒的我，就把杯來替荷花祝壽，將酒

全洒在湖上。

曉起

爲着愛好湖山，就賃居湖濱一個別墅的小樓上。這所園子，雖然沒有亭台水榭，但却有數百竿的修竹、幾株梧桐和松柏、三數木芭蕉、以及四時不斷的花木。不但外景有湖光山色，就單是這園裏花草的幽雅，已足夠怡情養性了。

我每天早上，當着晨光熹微，太陽還隱在紫金山米下的時候，跑到湖邊去徜徉。樹上的宿鳥方醒；岸邊的鼓鼓蛙聲，常給我的足音驚斷。遊人則不見。鮮新的晨風裏，夾着一縷清香吹來，使剛醒的我，更增加不少的精神。有時我獨自划一葉小舟，緩緩地搖到叢荷深處，無數小鳥被我的槳聲驚醒了，便飛翔盤繞在頭上。我把槳停在荷中，深深地呼吸一口荷香的空氣；又戲飲荷葉上的凝珠，沁入心脾。時而立舟上俯視滿湖芙蕖，便覺其更爲艷美。時而憩倚舟中，看游魚的出沒，或仰望水鳥的悠然飛翔。啊！多寧靜的所在。我獨立在萍荷之中，覺得栩栩欲仙，若身天上了。興之所至，隨即扣舷低念：『曉風殘，楊柳月』，但一回頭，湖底已映出一輪浴日，萬度光芒了。

閒眺遊人

在烈日午夢後，起來往竹林走去，正徘徊間，忽有朋友來看我。我們就在園裏的石磴上納涼，用曾經在荷花心裏窨過的茶葉來泡茶，一面談詩，一面閒眺遊人。某友忽然望着園外說；『你看那對青年，一定是未婚伴侶。』『你有什麼根據？』我問。他說：『那位男的很小心地扶着那女郎，那女的說什麼，他就用全神傾聽着，目不傍視；因爲男子當正在向女子進攻的時候，顯表示自己的小心虔誠被對方喜悅，所以拚命做作；這是他表示他能對女人尊重的精神；所以就唯命惟謹。』我聽了笑起來，又指了一對剛上階台的人問他，他說：『這是已婚夫妻，因爲那位男的是貌合神離，那位女的說話，他祗是「唔唔」一而眼睛却向一位迎面而來的少女注意。因爲男子一經結婚，他的劣根性都要暴露出來的，從前的殷勤都變爲疏忽，從前的假面具都要取消；他以爲結婚後女子是付屬于他了，即使知他的壞處，也奈何他不得，因此他便爲所欲爲了。』

柳堤一瞥

夕陽剛過了台城，月姊也婷婷升上柳梢，我乃持一竿慢步湖堤釣魚，這時游湖的人漸漸稀少，在到菲洲的橋邊，有一株楊柳生得枝桿灣曲，近根上很像一張天然的小椅。我就坐下來，持竿凝神的垂釣，忽然遠遠的一

片笑聲由風送來。我停竿一望，數步之外有幾個青年的舟子，圍繞着一個十七八歲的湖上姑娘，在那裏說笑。這位姑娘，身上穿着一件魚肚色荷布衣，一條黑布褲。一雙天然足穿着一雙黑布荷鞋；最惹人讚美的是一雙黑溜溜的聰明大眼睛，端正的鼻子，圓圓的小口，而孔也是圓圓的，不過皮膚的顏色被太陽晒得黑而健美，伊修飾合度，舉動雖帶城市的習氣，而還有點鄉下姑娘的天眞，笑起來圓而上有酒渦，額上幾根留海，被風吹動神綴天然。忽聽得那站在他左旁的一個舟子說：『麗子，你今天生意好不好？』他說：『不錯，你看我的花生米快賣完了，今天來玩的人眞不少。』伊把手上的籃子給他們看。另外一個舟子說：『怪，；今天我的船上的一個太太穿了根很高的鞋子。上船時，伊幾乎跌下水去，幸虧那個穿西裝的男子把伊拉了把。』引得幾個人都笑了，遠遠的我也有興趣起來，索性放下釣鈎，靜觀這班人的表演。『那位麗子姑娘笑道：『我眞不懂他們怎樣走，穿了那麼高跟的鞋，我想我穿起來，保險站不住。』另一個舟子說：『好，麗子等我發了財，買一雙送你。』『誰要你的東西。』那個舟子忽然伸手向伊的籃裏拿了一包花生米，口裏說：『賣不完，還是送我吃吃吧！』那位姑娘的確生氣了，伊想用手去搶，然而已經來不及搶，性燥的神情，非凡可憐，伊睜大眼睛，說：『死東西，你敢拿，不給錢，我要告訴我媽去。』他嘻嘻哈哈的笑着，吃着，說道：『麗子，那麼小氣，我今晚請你去公園看電影戲，』另一個人說：『公園的電影不花錢的，麗子我請你去看電影戲好了』。伊說：『你們都是鬼，快拿錢出來』，大家在分吃花生米了。『來來，麗子你也吃一點，錢給你，不要急，』那青年說完了笑嘻嘻把一口牙都露出來，把吃的花生米的口沫都向外噴。于是他才在身上拿了一枚銅板向伊的籃上拋去，麗子得了錢，睜眼向他狠狠的一瞪，一言不發的就走了。船子們還在伊的背面裝了一下鬼面，大家笑起來一閧而散了。忽然有一隻船由前面湖中搖來，一個青年男子叫道：『麗子，麗子』伊望了一望，脚步就慢下來，那小舟攏來了，一個眉目清秀，身材壯健的老實的少年走上來。『麗子，我搖你回去，省得走路，吃過晚飯，我們一道到玄武門那頭等生意，』伊似乎似怒非怒的站着，也不說話，他們背部向着我，雙雙的站在柳蔭底下，似乎不知我在柳樹後面會兒一。那位青年站在伊的對面，十分懇懇而面帶笑容的低聲說：『麗子，前天得罪了

你，是我的不是，我已認錯了，你還生氣；那天我本想到你家裏去的，但是我又不敢，心裏眞是焦急得很。晚上也睡不着，你看我連生意都不做，今天聽說你在這裏，所以就跑來接你。麗子不要生氣了。』果然，那位麗子姑娘嘻嘻的笑出聲來了。這段短短戀愛的喜劇也就告完了。

太陽逃到地平線下，夜之神已展開大幅的翅膀布散在大地上，我棄了釣子走在回家的路上。迎面來了一位十三四歲的小姑娘，伊拿了一籃香蕉在叫賣，我想在伊的口中想打探那個麗子的歷史，就將伊喚住，先買了幾只香蕉，伊喜歡得跳起來，我就問伊『湖心的小舟，你認得他們麽？』伊說：『怎麽不認得，他們都是我的鄰居』。我又問伊幾歲叫甚名字，這小女孩告訴我伊才十二歲，叫阿菱，我看見伊口齒伶利，我就問伊關于麗子的歷史，伊說：『麗子是我們洲上好看的一個，人家都叫伊做美人呢！伊姓什麽，沒人知道，聽我媽說伊是四歲時候，被人抱來給福哥當媳婦，但是福哥前年死了。伊的媽（婆）很兇猛。天天都要打伊。我記得前年福哥死了，伊媽有時連飯都沒給伊吃，那老太婆說伊運氣不好，把丈夫克死了。』我又問伊『福哥對麗子好不好？他幾歲了。』伊說：『福哥比麗子小三歲。又醜，又頑皮，有時看見他媽打麗子，還加上幾拳，我很恨他。麗子時時哭到我家裏來的。只有李二哥，他父親是種田的，秋冬天也打魚，他住在我們隔不遠幾家。他常去幫忙麗于家裏的事。他人很好，我們都喜歡他，我們的事眞多，搖船打魚，種菜。有櫻桃時還要趕雀子，你到我們那兒去玩玩就知道了，伊說完了時我做笑。我叫伊有工夫來玩，就拿一串香蕉慢步歸來，心頭抑鬱。啊！鄉間多數婦女生活在舊禮教壓迫之下；我眞想去調查此間湖民的生活。回頭回顧暮色蒼茫，只有少數的遊客在那裏依間泛棹。

★ ★ ★

本刊合訂本

卷數　第一、二、三卷均已出齊。
定價　每卷僅售洋八角。
郵費　如須郵寄，另加寄費一角。
定購處　本社發行部。

婦女共鳴社發行部啟

愛香的故事

乃化

春風輕輕地飄拂着地面，太陽柔和地映照在人間，龍山村上的農人，一羣羣都在田頭作活：有少數的女人，剛從田頭送點心回來，頭上插着菜花，一路談談笑笑，只有愛香，當伊回家的時候，却是茫茫然，感到歲月的虛度，感到前途的渺茫，感到生趣的絕然。

愛香走在黃金般的菜花邊，眼前給菜花的香氣陶醉了，胸口湧上一陣莫名的無聊；但是因爲脚放在僅僅五寸來闊的田塍上，心上時時提防着跌到田窪裏去，所以才略略覺到消新些。伊感到這陶醉是無聊、是徒然、是空增愁慘，因爲伊在懷想自己的身世。伊出生七個月的時候，因爲母親少奶，就出錢把伊寄養在舅母家——即現在的婆婆家裏，由婆婆撫養，直到十六歲。那年春天就是八年前的今日，伊給婆婆和公公認定爲他們的媳婦。他們第一天認定，第二天就請隔壁的六伯公做媒人，拿了捌拾塊錢給伊的母親，算是聘金，並說明次日就要結婚成禮。伊母親聽說次日便要結婚，來不及給伊辦嫁裝，就請六伯公把聘金帶回去，托對方直接代辦，隨穿隨做。

六伯公見做成了媒，當然笑逐顏開；至於伊的公公，更不必說了，來了人，不要錢，那來比這更便宜的事情？他們直樂得合不上口，張不開眼。

「錢退了回來；那明天愛香做新娘的衣服怎麼個辦法呢？」老太婆——伊的婆婆——却焦急起來，一面問，一面稀奇着老頭子的笑。

「你眞老糊涂；有了錢，還發愁？」老頭子解釋着，「伊娘把這捌拾塊錢退了回來，我們明天正好把來辦喜酒。至於愛香做新娘的衣服，我們二姑娘不是一月前剛出嫁的麼？伊的大紅緞花襖和大紅綢花裙，借來給愛香一穿就得了。其餘頭面首飾，可向大姑娘地方去拿點來。拜過堂，進過房，還個乾淨；媳婦終究是我們的媳婦了。你早想做婆婆，晚想做婆婆，終算也有一天給你做了。你還是趕快出去給國棟——愛香的丈夫——買雙新鞋，辦些臘燭炮丈來吧。」

第二天淸晨太陽出得特別早，龍山村裏的農夫都照例負鋤到田間去工作，只有國棟家裏所有的長短工人，却都留在家裏。國棟剛從城裏師範學校告假回來，他莫名其妙的看到堂屋

裏打掃得乾乾淨淨，陳設着幾張乾淨的桌椅，向外的八仙桌上，還安放着錫的燭台香爐一類的東西，壁上掛着三五幅大對聯。堂屋的右面，原是他母親的房間，此時沒有什麽新奇，只是左邊的廂房，也打掃得特別乾淨，床上鋪起大紅的綢被。全家的人顯然的都很忙；惟獨不見了愛香。國棟看完了這一切，似乎已有所悟；但是他的心殼上，也不過起了一陣輕輕的莫名其妙的微波：不是喜樂；但也不是悲哀，毫不夾雜其他强烈的情緒。

愛香從清早就給婆婆催着洗頭沐浴，忙這件忙那件，伊從來沒有爲自己的事這樣忙碌過。『爲什麽一個女人配男人就要這麽忙法：要洗頭修面；要換這換那，要不給人看見；要躲在婆婆床上；要……』愛香一個人靜悄悄的沒事做，在床上想這一切。突然，外面起了一陣女人的笑聲，打斷了伊的思路。

『媽，你們做事情眞急；先前我一些都不知道；一下子你們就給弟弟做親了。』這乃是二姑娘的聲音。『不過愛香從小在我們家裏倒也聽話肯做。』

『唉！菊英，你的話眞對，因爲伊勤謹聽話，我心裏時時歡喜，所以決計給你弟弟了。』

二姑娘一面應着，一面已提了包裹，一脚跨進房來。愛香此時不知爲什麽却覺得不願意給人看見，不好意思給人看見，聽得有人進來便裝做假睡，頭直沒入被窩裏去；但是伊的胸間仍極不自然地有東西在裏面狂跳。

『香姑，給你道喜！起來，試試長短！』二姑娘掀起帳子，把包裹往被上一丟。『看，這件新綢花襖我只穿過一次——好麽！合身麽？』愛香比二姑娘矮小；但勉强還可以。伊試了襖，又試裙；情形是差不多。

過後二姑娘就跑到灶下掏了一盆滾湯的水，給愛香洗臉搽粉，剃眉點唇，愛香一眼看見那鏡中的面孔，已是另一種樣子了。粉白的面、血紅的頰和唇、濃黑的眉毛、精光四方的額角——活像一個新塑的泥神，也像有時夢中所遇到的所謂鬼。

住在離龍山村較遠的大姑娘，等十二點鐘才趕到。伊脚才跨進門，也就說：『這一次弟弟的事情怎麽這樣急？在先我雖然聽到媽說起過喜歡愛香做媳婦，不過眞想不到你們這樣急法！不知弟弟可歡喜？』

『這都是你們爹作主的，他想這樣草草一來，可以省些錢，省得拿錢給愛香家去辦嫁妝化費。他想的不差；愛香的娘果然把錢退了回來。今天辦喜酒的就是這筆錢。』

『那末愛香的衣服呢？今天穿的

衣服？』大姑娘又追問。

『那有你二妹妹出嫁時的衣服，披一披就算了。你福氣好些，快去替伊梳頭去；伊們等你好些時候了。』愛香的婆婆一心只想媳婦兒子成了禮，自己立刻做婆婆了，所以很急地催促大女兒去給媳婦梳頭，心裏確是十二分高興。

大姑娘給媽緊催着，只得不停步就走進那老房裏去。此時，房內已擠滿了女客人；愛香已洗完了臉，專等着伊梳頭了。伊也就不暇和客人們打招呼，連忙拿起給預備好了的梳子，替愛香梳起頭來。

『雙雙白頭到老吧！』伊一面梳頭，一面半取笑兒地說着吉利話。

『好了，大姊；大家都專等你了，莫再管咧！』二姑娘催索着。

『說管說，做管做；你自己饒得慌，倒推到「大家」頭上去，眞乖！』大姑娘笑着說，手內忙亂着梳、刷、盤、絞，眼不住地端詳那將成未成的髮心頭。不五分鐘，頭梳好了，就開始把珠花，插上去，另外再綴五六朵小紅絨花。這來，終于把一個天眞的鄉姑，變做盛裝的村婦。

愛香在三四個吹鼓手吹動的時候；莫名其妙地隨着一個老伴娘緩步走到堂前。伊心房的跳動，正和伊的腳步相反，腳步愈慢，心跳便愈快，伊雖並未想到過前途如何，但卻下意識地感到自己的命運必然在這一剎那間注定。伊已成了木偶，一味聽從老伴娘的擺佈，昏昏沈沈地被老伴娘索着拜天地、拜丈夫、拜翁姑、拜姑娘、拜親戚、拜鄰舍，把伊拜得力竭聲嘶之下，才得跟着那從幼兒一起玩的國棟進入伊婆婆給伊們預備的新房去。

吹鼓手停止吹打了，人聲的嘈雜，也從堂屋移向新房。這是鬧房，中國的習慣；不過因爲大家都是原先認識的，沒什麼新興緻，所以也就一鬨散了。

愛香結婚的第二天，所有珠花首飾、綢花衣裙，就都被姑娘們檢回去了，伊依然穿起舊日的衣裳，做着舊日的粗活。昨天的事，如同夢一般遺留在過去的幻境。不過在伊的心靈中卻印上一種永難磨滅的痕跡。伊的生活就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幾個月之後，因爲工作過於辛苦，小產了。國棟倒在師範學校裏畢了業。

國棟在師範學校畢業之後，就在城裏的一個小學裏充當教員。起初遇到禮拜日和放假的日子，他總是回到家裏來；不過並沒有錢給父母，愛香更是沒份兒。兩老見獨生子當了教員，已覺榮幸萬分，再不想他的錢。至于愛香，在這樣窮鄉僻壤，原也沒有

什麼用途，所以也從不去在意他，也沒有向他索取過。歲月如駛，國棟和愛香結婚將近一年了。現在國棟是獨個兒睡在廂房後間，愛香和他說話，他也不回答了，他總是不理不睬。若無其事的態度。早晨愛香給他倒洗臉水，他不則一聲，問他可要吃點心，也不說要否，他只把自己換下來的衣服，向愛香房裏一丟，除了愛香服侍他，給他送茶遞水之外，別的時候，愛香就難得再去見他一面。

一天天氣晴朗，也沒有一些風，愛香正在野外趕了鷄鴨回來，將近大門的時候，看見國棟拿着小小一只包裹，眼一瞥見愛香，就急步的向大門走。愛香由於慣例，一望就知道這包裹裏的東西，——是每次帶回家的髒衣服，教伊來洗的，愛香明知伊丈夫急於往大門裏走，無非想避免伊的視線。可是愛香却想不到伊丈夫爲了什麼要這樣仇視伊奚落伊，伊覺得自己對待丈夫還是依從，伊回憶新婚的時候，再回憶結婚的情形，眼望着伊丈夫和路人一般地避免伊的視線急步溜開，鼻子裏不覺得一陣辛酸，兩行熱淚，早已滾下頰來。

愛香把鷄鴨關進了，回身就到廚房燒飯去，當伊走過伊婆婆的房間，只聽見裏面有人在怒叱，說：『國棟國棟，你到底怎樣？你說，你說，你對愛香到底怎樣。我替你想想，我也沒有給你配錯，伊相貌也不錯，事情也能做，你爲什麼看伊像眼中釘？你有話儘管說，你說一句到底要不要伊，倘然你眞的不要伊，趁伊年紀還青，我准給伊另外嫁去。』愛香聽是婆婆在講自己的事情，便息住了脚，往下聽去。但是到終只聽到伊婆婆的聲音，却沒有聽到伊丈夫說過半句話。伊不相信這個人會這麼奇特，覺得這麼快；伊想他不答話，且看看他的態度，因而就低下頭，用左眼到門縫里去張望。伊婆婆坐在一把靠背椅子上，手裏拿着一支五尺來長的旱煙管，眼注視着伊丈夫，伊丈夫——國棟——老是低下頭，坐在娘的下手，一聲不發。那老者好像一個法官，很嚴重地在審判着一個青年的犯人。伊再三問他：『你對愛香的意思究竟怎樣？』的一句話；但始終得不到半字的反響。無論他母親怎麼說，國棟瞠目坐着如木人。

『你既然一聲不響，那——今晚我就把你後廂房的被頭拿進去，好好的睡到你媳婦房裏。』熱心的婆婆，以爲兒子的默然，乃是隨便的表示，因而作進一步的和解。

出於愛香意料之外的，那天晚上，伊婆婆眞把後廂房的被放在伊的床上了，可是更出於伊意料之外的，

國棟雖被派到前房來，但他却獨自捲着一條被，蒙着頭，沉沉地睡去，給伊一個更難堪的難堪。

光陰像輪軸般地轉動，霎眼又是春假的時候了，國棟拿了一包髒衣服，和悅地從城裏回家。他把衣服照樣向廂房裏一丟，愛香正想和他說話，不料他不等伊開口，一轉身便往鄰舍家裏跑。愛香見丈夫不把伊放在眼中，而且一天比一天疏遠起來，伊就無心作事，終日思索着箇中的原因。但有一點是很可疑的，他不喜歡伊，可是他並不現憂鬱的神情；他的表情，實在是快樂的。不過一碰見伊，就把臉罩上烏雲。伊這樣想着，兩隻腿就不自知地也往鄰舍家裏移。

『國棟叔，你這幾天怎麼有空回家來呢？ 你怎麼不去陪秀英姑娘呢？』

愛香剛要打門，聽見這麼一句，忙止了步，放下手。伊就知道丈夫一定在裏面。

『秀英姑娘，怎麼不去陪秀英姑娘？』愛香怔了，雙手頓時發着冷，兩腿戰戰地站立不住，耳內震出了隆隆的雷聲，眼前昏做一團黑漆。伊好似在另一個天地裏。『誰是秀英姑娘？秀英姑娘為什麼要國棟去陪？』

愛香清醒過來時，身體早已到達自己的堂前。由於自然的關懷和好奇的焦急，不久之後，伊終于搜獲最初所發出的幾個問題的答案。一個十六七歲的少女，身旁伴着一個二十四五歲的青年，在綠蔭深處，甜蜜地情話着。愛香的腦中，時時映出這樣的一幅畫圖。他們是師生，男者為師，女者為生，那畫圖似乎又如此這般地解釋着。突然，愛香抬起頭來，起初如同被焦雷打怔了一般，過後却又似有所悟。『啊，害呀！』伊終于朝天發出了長嘆。

二十五年之後，龍山村的西北角上，新建了一座十間二層的西式校舍，點綴清潔，樸素堂皇，每當莊嚴的禮堂發出噹噹的鐘聲之後，就有一個鬢髮微白、舉止大方的女人，對着百餘活潑智慧的少女，作有學識有見解的訓話或提示。伊是這學校——××女子中學——的校長，一個曾經由童養媳而棄婦、由棄婦而女工、由女工而女生、由女生而校長的歷盡痛苦、飽經風霜的奮鬥的女性。

中國國貨公司
上海南京路
國貨公司之物品爲最佳
中國人應用中國貨

繅絲女

長庚

有手有手：
五個指頭，
沸湯鍋中，
打撈絲頭，
不敢轉動眼睛，
呼吸也少自由；
熱毒的蒸汽包圍四周。

有手有手：
高聳雙肘，
迅速的抽，
急急的抽，
抽出彩絲一縷縷，
織成美麗的錦繡，
錦繡陳列在街頭，
錦繡光耀在紅樓。

有手有手：
筋青皮皺。
我們衣衫，
真是襤褸，
破了前襟，
綻了兩袖，
五更上工，
來不及補綴，
半夜回家，
抬不起雙眸。

爲何林語堂先生勸人用

求解作文兩用 英漢模範字典 增訂本？

Model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With Illustrative Examples

林先生說：「去年商務出了兩本袖珍英文字典，其中模範字典係增訂本，其原本於民國十八年出版。模範以求解作文兩用爲主旨，多列成語，引證用法，得社會歡迎，獨步一時，乃理所當然。字典有定義而不舉例，猶如僅供有輪廓而無肌肉，空空洞洞，令人疑神疑鬼，某字在某句果此義也，果彼義也，徒摸其定。一有例句，則前之所謂輪廓者，骨肉豐滿，目光烱烱，此簡明牛津字典序文所謂 "define, and your reader gets silhouette; illustrate, and he has it 'in the round'" 之謂也。若簡如簡明牛津字典，讀來直可謂「血是架，骨架是筋肉，肉是骨骼」可以令人頭倒，豈但得讀中模糊倩影而已？牛津字典窮力實全在此。模範本此義編輯，遂亦取用法明瞭之效，此書字義不用英語解，而以餘出地位作舉例之用，然後解之，亦是一辦法。此次增訂本，添加單字例句頁數，總數約以本爲十七與十四之比，又於原有種種附錄之外，另加「注音人名地名表」（約七十頁）及「略語表」，自然發錢美備。吾前曾勸學生以此字典作自修英文成語之用，每字細看其用法，不敢放鬆，實爲增進英文之最好良法，因用法既已了然，又句句已經讀出，便利錦北也。市上有所謂英文成語辭典，乃專講合併半句，切不可讀，因合併成語最難應用，程度尚低者運用不來，反成笑話。故反以此字典爲最好研究運用成語之書。」

張世鎏 平海瀾 厲志雲 陸學煥 合編

硬布面精裝一册 一千七百餘頁 定價二元五角

商務印書館發行

*C423.1(1)b-25:4

長篇創作

奮鬥的母親（二）

牛春野

這幾天瘦的更多，心上空空的，奶汁似乎變少了些，嬰兒吃了一會就吐出奶頭，哀哀地哭訴起來；簡直沒有辦法。新娘子想想奶奶還是照常一樣，並不減少。也許是嬰兒食量增加了吧；但有什麼可以給它吃呢？夜夜哭鬧，天天受駡，終不是個道理，於是新娘子就開始喂嬰兒吃玉米麵條，結果很好，嬰兒果然不再啼哭了，晚上一直能睡到半夜，下半夜醒了吃母親在上半夜儲着的奶水，吃了又睡過法，等它醒來，已經是該起身的時候了。

嬰兒又在吃麵條了，母親用口一口一口的喂給它，它直伸着小咽喉，很快地吞嚥着，在黃昏蒼茫中，一雙小眼睛，骨溜骨溜地看着母親，母親親切地笑着，輕輕地說着。

『吃吧，寶寶，多吃一點，睡得好……。』

『喂！你在給它吃什麼？麵條——眞是少見少有，我不是對你說過了嗎，多吃多拉，有什麼用？怪不得屎布有那末怪臭，食量放大了，害它一生一世；做個女兒家能吃十碗八碗，像強盜婆，嫁出去時有面子嗎？你們只道我的飯食太多了，所以放着奶不給它吃。』

『啊，婆婆今天怎麼自己到廚房里來添麵湯呢？伊是什麼時候進來的呢？』新娘子就只有這個疑問。伊呆住了，也駭住了，板上的麵湯，放出最後一絲的熱氣，嬰兒早已平安地睡熟了。廂房里透送過來一陣福官的呼嚕聲，大嫂子與小叔叔的談笑聲，這才把新娘子驚醒。伊迅速地把半碗冷湯吞了下去，把嬰兒放在草窩上，到廂房中收了碗筷來洗滌。

這一晚伊驚醒了一個後半夜，因爲一聰醒來，肚子里儘是擾動難過，睡不着。西北風從北窗縫子里一直吹進帳門來，伊把脚蜷起來縮做一團，空空的脚後，冷得像冰一樣。伊因此想起丈夫出去的時候，不曾擔帶厚棉被，身上也穿了一件袷衫；過年不知道能不能回來，有病的身子，終得吃一點補品。不過伊相信丈夫是能幹的，他總叫伊放心，雖則他從來不曾對伊有過詳盡的談心；但是看起來他的話一定不會有差。這樣，伊也就放心了。一翻身，又摸着個小小的頭顱，暖暖的倚偎在自己的胸口，伊心上就感到一陣安慰，也就朦朧了一會。伊決不想到第二天還有責備期待着

伊。

『告訴你，從此之後，莫再把嬰兒放到我的床上去！瘟臭的屎呀屎呀，糟塌得一天世界。我媳婦也做過，孩子也養得多，誰像你們屎呀屎呀，哭鬧呀，好像家里有幾百個人吃飯的忙。這種樣子少做做，我不要看！聽見嗎？』

新娘子本來有些頭昏，大清早起跳到婆婆跟前照常地請了一聲安，料想不到劈頭就來一頓責罵，眞是駭得魂飛魄散。伊不知道如何是好，呆呆地站着，像個木頭人兒，直至『哇哇哇！』嬰兒哭起來，伊才驚魂稍定，一步步小心地移向房門口走去。

『莫一天到晚捧着金香爐、銀香爐，那四斗蕎麥今天統統給我磨完，我送禮要用的。神智淸一淸；「到我家，耕我家，一百廿斤牢架讓我架。」一老古說：「做日女兒做日官，做日媳婦打日短」：做媳婦有這樣容易嗎？哼！』

新娘子 站住聽了下去，不敢避開。

『新娘子，你怎麼不去掃地呢？』

『呵！婆婆，今天雪下得眞大呢。瓦上全是白白的米粉，好看極了。』原來大嫂子站在門外，已經聽了半天，看看自己昨日偶然提到嬰兒吃麵的事情，惹成了禍，引起婆婆過嚴厲的責備，沒個了期，不得不自己出來收場一下。

天空低得像壓着屋脊，雪花大得像拳頭，一直從天亮飛舞起，到現在三四點鐘了，還是不停地下着。新娘子在後面客堂里磨蕎麥，嬰兒時時哭泣，伊屢屢放下磨去拍它，不要它出聲。北風呼呼地搖撼着兩扇板門，砰磞作聲，于是它又哭泣起來。最後新娘子只好左手抱着嬰兒，用右手來磨了。天色漸漸黑下來，蕎麥還有一半多不曾磨，伊心里很是着急。伊伸出頭往客堂里去探視一下，伊想央求大嫂子給伊抱一會嬰兒；但是只看見婆婆坐在廂房門口唸佛，面孔朝客堂望着。伊駭了一跳，連忙把頭縮進，重新磨了起來。

『有客呀，婆婆；新娘子的客人呢？』大嫂子抱了福官，笑吟吟地走到客堂里，又跑到廂房門，後面跟着一位中年的女人，滿頭滿身的雪花，好像是個雪人兒。那女人放下了兩隻菓盒籃，恭恭敬敬地說：

『我家老爺給太太請安，問姑爺的好。』

『唔……唔……他老人家好，唔……你舅少爺，唔………。』

大嫂子按照老規矩把籃蓋統統打開，移近婆婆身邊，讓婆婆揀選什麼是應當收下，什麼是應當退還的，然

後放進一些微薄的酒錢，犒賞來人。第一隻籃內第一層，是二個南貨包子——一斤白蓮，一斤興化桂圓；第二層是一個大紅磁盆，盆內一個肥大的紅燒雄雞，雞尾巴上還帶着三根絲黑色的長羽毛；第三層是一大塊金華火腿，其實只要放上蹄子或滴油，就是一隻盤的火腿。第二隻籃子內第一層，是二色水菓——黃岩橘子和廣東甘蔗；第二層是二色點心——蛋糕玉帶糕各一盒；第三層是四盒裙帶麵和一包紅紙包的細米粉。

『這是舅少奶奶給帶小毛頭吃的奶糕米粉。姑奶奶和嬰兒都好吧？』客人看見大嫂子把東西統統打開了，特地指點着那個紅包子說。

『我不管；你叫伊們自己去收——呀！』婆婆着實生氣，不願意有好面孔給來人看。這樣的姑娘嫁了出來，娘家人做爸的應當給面子嗎？

大嫂子站着，不知如何是好。客人站着，更不知如何是好。

『哇哇哇！』大嫂子趁機會便跑到客堂底向後門口探望。『喂！新娘子，你爸爸送年禮來了呢。』

『姑奶奶……』客人見機也走了進來。伊叫了一聲，呆住了，只見姑奶奶左手抱了嬰兒，右手隆隆地在磨粉；袖子捲得高高的，額上滿是汗珠，一條靑布圍裙，洒遍了白白的粉末，頭髮也變成了花白的了。

『是你呀，黃媽媽。爸爸——』新娘子鼻孔里一陣辛酸；但是伊『咕嘟』嚥了一口，留住了眼淚，勉強堆上笑容。『這樣大雪天，你怎麼來的呢？爸爸身體好；哥哥嫂嫂呢，都好吧？』

『奶奶少爺都好，老爺呢，有些咳嗽，不過也不要緊；他叫你放心。今天因爲什麼都預備好了，所以我就來了。我是搭快船來的，所以下雪也不怕呢。小寶寶好吧？啊！胖胖的面孔，眞像姑爺呢。姑爺好吧？他在家吧？』

『不；呀，他出撲門去了。』

『呀！老爺還說姑爺喜歡吃金華火腿，特地請莊客去辦了來的呢，他過年終回來吧？』

『新娘子，婆婆說伊不作主；東西在外面，你自己去看吧。』

『姑奶奶，你請大少奶奶代收吧。我要早些回去，怕天晚呢。』

『大嫂 嫂請你 費心吧，你做主吧。』

當婆婆、嫂嫂、叔叔、福官們聚在廂房吃着紅燒鷄子的時候，那位送禮的女人，還在大雪中奔走。

『唉！眞不該配給方氏門里去的；可憐我的小姑娘，從小死了母親，伊父親滿指望伊出了嫁，享福些，偏

偏又是多病多災的姑爺。唉！看不出方氏也算黃狗村惟一的書香人家，待媳婦還樣厲害！唉！我是否應當照實在情形去回報老爺他們呢？唉唉…………。』

伊一路嘆息，一路走去，雪花打在伊面孔上，冷得發痛，嗚嗚的北風，時時吹起鍋蓋子來；伊的眼前，不時浮起一個石磨邊的少婦，抱了嬰兒，滿面汗珠，力竭聲嘶地在轉動石磨的那副神情，看見伊噙住眼淚強作笑容，給伊爸爸問好的那副神情。黃媽媽一陣傷心，偷偷地拋了兩行熱淚在雪地上。

× × ×

春來了，太陽笑着，大地換上了青葱的新裝，每一顆小草、每一枝樹木，都放射出蓬勃的萌芽，每一個人的心上，也掛滿燦爛的歡欣和希望。在黃狗村上，農人們聽着淙淙的流水，耕起田來，精神百倍。聽呀！那四野一片、熱鬧的叱牛聲。農婦們看見蜜蜂嗡嗡地在園場上忙亂採花，也趕快去把放在閣樓上的種子、地窖里的種子，一樣一樣檢出來，送到田頭去播種。孩子們跑着跳着，玩笑在一塊，採一些野玫瑰、紫雲英，玩一會，丟了，再去採野菜馬蘭頭。枝上的鳥鵲，唱得很好聽，孩子們也就跟着學唱起來。年高的婆婆們，凍得僵硬的腿子活動了許多，緩緩地從睡過一個整整冬天的床上爬下來，慢慢地摸到門口外去晒太陽。啊！好久不見的太陽啊！太陽笑着，點頭遲疑，這就使伊們一些久已埋葬了的舊事，都從衰老的胸懷里跳出，跳到場上來，夾雜在花蝴蝶和蜜蜂隊里，一同翩翻地舞蹈，使昏花的凹眼睛，也偶然笑出一絲青春的光輝。

三婆婆豈不是應當更加高興嗎？第一、伊的年紀並不算老，雖則有些人像伊一樣年歲，也要在牀上過冬天，伊呢，就因爲本原好，只在大雪天偶爾坐一兩天，等天一放晴，就下床來了。現在春天，伊簡直像個中年女人一樣結實，何況有的是一雙大脚，走起來就比伊的媳婦們一般健步。伊走過久別的黃狗村的溪邊，看看柏子樹，已經脫下了紅裝，換上綠衫。伊的心上浮起一陣說不出的和諧，伊現在出去的使命，是爲去找一個做中人的阿秀公公。啊！爲了這，試想，怎能不使伊笑逐顏開呢？但是伊只稍稍笑了一下，並不高聲笑出來。

比伊更加得意的，是伊的三媳婦。自從春天以來，婆婆就面上常有笑容，無疑地這是新娘子的幸運。婆婆現在難得說伊嫁裝不好，說伊的爸爸如何吝嗇了，即使說，也是帶着笑容，是一半說來玩玩的了，甚至連嬰兒

，婆婆也喜歡得多了，好多次自己到溪邊洗衣洗菜回來，嬰兒就抱在婆婆的懷中，嬰兒睡着了，婆婆把它抱到自己的老舊的倚欄床上去。你想，新娘子怎不更加努力呢！伊身上只穿一件淡藍竹布衫，棕青眞絲湖縐裙，輕捷地愉快地從樓上做到樓下，從廚房做到廂房、客堂，溪邊淘了米，帶一桶清水回來，把家具揩拭得閃閃放光。伊覺得吃飯也是太多花功夫，就胡亂地吞下三四碗，又忽忙地跳進園子去工作。婆婆吩咐伊隔壁的一塊荒地，算被伊們買下來了，最好在三月底之前把碎石子統統檢光，那就趕得上種莧菜、南瓜、茄子、毛豆等蔬菜。

新娘子私下決定在三月廿五六左右，就一齊把石子檢完，使婆婆有料想不到的喜歡。伊只覺得力氣是在跟着日子一點點地增加，什麼事都輕而易舉。有時候婆婆還解說，因爲新娘子的腳大，所以只好叫伊一個人去檢石子，像大嫂嫂就不配，伊的水紅菱般的小腳，踏在爛泥里是要拔不出來的。

新娘子想婆婆的話眞是千眞萬確。每當伊蹲下去捧石子的時候，伊就要看看自己從小死了母親沒人理會的一雙腳。爲了它們，因此終身享受不到人家的讚嘆。叔婆伯婆有時候在伊背後高聲地說：『啊！新娘子多麽俊俏。唉！要不是一雙軍板腳』。雖然如此．腳大也有些好處，像現在拿得重、走得快、做得事多，可以叫婆婆不生氣。伊想到這里，不由得展顏笑了出來，紅紅的桃腮上，現出兩個深深的酒渦。

『你笑什麽呢，新娘子？』大嫂子抱了福官走到笆門口來探望。

『沒有呢，大嫂嫂：婆婆在家嗎？伊今天去唸佛嗎？』新娘子心上掛念着嬰兒，怕婆婆不在家，嫂子又離開，嬰兒會從床上滾下來，打破頭兒。

大嫂嫂依在籬笆上看新娘子很快地拾滿一籮石子，跑出園門去倒了，眼睛一陜，又是一籮，又跑去傾倒。拾得這樣快，跑得這樣快。忽然，一羣烏鵲飛過，大嫂子笑了起來。

（未完）

南京市政公報
第一六二期出版
內容　分會議法規委令公牘佈告統計特載附錄各欄材料豐富
　　　編輯新穎
出版　每月一期
定價　每本大洋一角
代售　本市開明圖書教育用品社及正中書局
定閱　向市政府祕書處編譯股接洽

投稿簡章

(一)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
(二)投稿人須註明通訊處及其姓名，以便奉酬通信。
(三)來稿除預先聲明並附足郵票外，概不退還。
(四)來稿經登載後，酌致酬金。
(五)來稿本社有酌量增刪之權，不願者請預先聲明。
(六)登載之稿，本社得印行合訂本或編輯叢刊，但版權仍歸作者保留。
(七)來稿請寄南京成賢街六十三號婦女共鳴社編輯部。

廣告價目表

等第	地位	每期每方吋
特等	底封面之外封面	二元五角
優等	封面底封面之內面	二元
普通	篇幅中間	一元

(一)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彩，……。
(二)廣告連登多期價目從廉。
(三)登廣告須預付定洋五成，餘俟登出結清後。
(四)欲登廣告者，請向本社發行部接洽。

定價表

零售：每冊大洋一角

時期	冊數	國內及日本	國外及香港澳門
全年	十二冊	一元	二元
半年	六冊	六角	一元二角

郵票：一角以下十足通用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二十日出版

編輯兼發行者　婦女共鳴社

發行所　婦女共鳴社　南京成賢街六十三號　電話三一九三五號

總代售處　上海雜誌公司　上海四馬路三二四號　電話九五一四一號

印刷者　上海印刷所　地址西門方斜路三德里十號　電話二三一四八號

代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中央宣傳部登記文字一四六號
內政部登記證字一三三〇號